

50

5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7 1930

6.05/  
T Ch L 5235.4462b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一

策五

方正

賢良方止策五道

文苑

詞標文苑策二道

應封神岳舉對賢良方正策三道

神功元年

問隆周御曆多士如林揚已露才下時求進寧知媒銜之  
醜不顧廉恥之規風馳景軼雲集霧委攘袂於選曹盱衡  
於會府吏員仍舊人物實繁優游窘於退飛聲最疲於點  
額量能受職無闕以供料官列位擇才斯衆欲令九流式  
叙一藝不遺佇聞芳話弘茲盛烈且夫署行議年殷姬取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人之道門調戶選魏晉持衡之術因宜適變何者爲先

崔沔

對昔者賢良方正之士應務之際汚雖固陋嘗亟聞之莫不脩詞立誠難進易退言不苟合道不苟容捨之則藏義然後取安肯負媒銜之醜棄廉恥之規若此之類其可多乎至夫揚已露才干時求進盱衡攘袂以徇速者斯皆小子趨附之徒豈足以厠我周行寘於多士屏而勿用夫何疑哉主上欽若庶官明敷沉隱是使群英霧委多士景軼而秉鈞當軸之雋察言觀行之風不能審樞機定名實懲魯儒之虛服辨齊竽之濫吹至今累最爲僞名交戰諛功與實効相參而謂滯才由乎少官無位供乎有德嗟乎

有大謬一至于此明主昧旦丕顯每歎才難而群士揚於

王庭及憂多士君臣之同德其若是乎天子有司談何容

易今懿綱

一作網

選布淳風殷流家識廉隅人知禮節苟能

上尊王制下絕吏姦閉請託之源塞虛詐之路使得懷才

見用以道周旋無令椒蘭信芳獨屈樵夫之手騏驥雖駿

不貴屠者之門則虛位待人猶持固讓懷寶深藏何患不

達九流式叙庶莫遠焉一藝罔遺諒其所也汚又聞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有濟治之臣無不弊之法徃古雖載其陳

迹行用實在乎主司觀夫署行議年殷姬令典門調戶選

魏晉良圖無非致遠之規咸有理亂之兆所以允釐百揆

銓綜百

一作五

官及諛虐官朝則君子在野貪佞竊柄則以



貨售才典故雖存而官政以紊然則隨時通變觀象因宜  
近取諸身一言斯蔽遠求於古兩無適從所以輕進狂言  
猶冀或逢善聽謹對此篇用治字第二篇用世字武  
后雖已革命疑未應便用唐諱

### 第二道

問屠釣關析之流鳴鷄犬吠之伍集于都邑蓋八萬計然  
一作則人無求備物各異宜十哲殊科八能異術咸資對  
策則絳灌之器或沉必俟公求則許郭之才難遇選賢取  
士應有良規

前人

對傳曰文以足言言以足志言或可察志隱於漠是知文  
者言之藻繪志之筌蹄有貞實者或忘藻繪得魚兔者必

棄筌蹄則存言捨文合於淳古以言考德必洞精微故書  
云明試以言蓋用此道也今之對策其試言之流歟昔姬  
氏既衰先王道喪秦政虐戾亂彼天網廢古燒書以愚黔  
首窮兵騁詐時無文焉故絳灌之徒韓彭之佐雄姿雖茂  
而道法不足向使伊人薄見方策早聞師範當亦略通大  
體抑揚宏議豈止決勝於境外而不能專議於君前乎故  
抱朴子曰古之試良將者亦問以策即其義矣國家樹萬  
世之基遷九沅之弊墳索奧業洋溢於時縉紳先生蘊藉  
無缺安有侷儻之傑瑰瑋之才承明主之渥恩逢生人之  
大慶而不能抽其秘思效其長策歟然則謀而不行信而  
不用者抑可知也今之考言取士者必以綺飾為工視學



論文者闇於心而必升曉政達幽者失其數而咸退譬于  
金之璧以微瑕而毀之百丈之材覩小節而棄之亦良可  
悲矣誠理達而義舉者勿以文害言詞婉而論深者勿以  
言害意則可以包括群品網羅衆途察微知彰以文用武  
矣昔許子將郭林宗徒以布衣之交俯仰之際而能拔奇  
旌異因言揣心况乎擅英博之姿受明試之寄享厚祿居  
尊官而不能撫跪足於吳阪指潛壁於荆山至使有公輔  
之才而無許郭之鑒者斯則卿士之罪也小子何足以知  
之至如懷一能負一偏彼鳴梭抗履之彙聲律鼎飪之儔  
事雖易於縑緗功不資於翰墨則方以類聚各有司存謹  
對

第三道

問至於衢室總期

一作章

重屋陽館姬氏明堂之制炎靈汶

上之規三雍五室之名清廟容臺之日蔡邕之論袁準之

談庶幾繁省之儀前賢是非之說咸宜詳釋以判群疑

非無成之表誠論盡非後人之言故游於前

對我皇帝慈理廣運文思稽古紹典絕典重光大北合宮  
雲構明庭天聳列辟軌儀群工制度可以即事而見觀象  
而察今猶遠訪先典曲垂下問者豈不欲揣其敏思徵其  
博物臣實菲薄何足當之昔哀公問儒而仲尼請更僕况  
此大體其可率爾言乎雖敢略談之然未臻其極也若夫  
堯之衢室舜之總期

一作章

夏之重屋殷之陽館皆所以取



象天地昭配陰陽致孝於先布政於下曆運雖改此道不  
移八窗四達上圓下方度堂以筵度室以几周之制也崑  
崙茅屋周流壁水漢之圖也明堂辟雍靈臺三雍也大廟  
青陽總章明堂疑脫玄五室也取其宗祀祖考則曰宗廟  
取其脩飾禮物則曰容臺蔡邕之論所以合異說表準之  
談所以別重事歷代繁省其儀不一先質是非其書甚衆  
非斯涓之述所能盡非造次之言所能備自我皇創制之  
前今臣定議之外教明禮備得繁省之中者其姬宗乎詞  
寡理舉處是非之要者其蔡氏乎謹對

重試一道

問不其才難于今所歎知人未易自古病諸以貌取言  
其不可觀聲考度又或非宜故皇帝清問有司藻覈公孫  
異之於天子鼎錯袞然為孝廉賢才訓迪其道弘矣多歷  
年所茲率典常國家謁報上玄展禮中岳降非常之制求  
希代之寶將以潤色雲封增輝柴燎龍門既陟方縱鱗於  
巨壑鴻于斯漸忽垂翅於風路良由夢石之木猶參杞梓  
之行冠玉之姿尚忝琳琅之序更令憲府重撫詞林承鳳  
紉之明威俟龍泉之斷割其何以舉秀長楚審詞衆好辨  
是與非懲忿窒欲聊耳陳事冀獲嘉謀至若柳莊黜殯用  
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為字之失也尋其後句末韻或犯於  
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次序一簡之內貧富不侔三  
道之中妍媸頓別取瑕則頗慙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



龔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嗣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  
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又旁求䟽議紛披風謠威勢壓於  
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  
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策出而奸生何方可以  
靜流兢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入佇裨不逮無恠話言

前入

對夫鉛刀均鋒劔之耻也蹇驢齊足驥之恥也朗璞蒙垢  
玉人之過也鳴絲絕絃伶官之罪也借如承明旨獻嘉猷  
而愚智糾紛臧否錯揉斯亦士君子之所恨豈獨爲政之  
憂哉沔實陋才良不足筭憑藉休慶謬借旌拔狂言雖立  
鄙道未孚蘊雜薰蕕沉蔽玉石重叅群彥之末再承議贊

之問進思自勵其何補歟退欲鳴謙豈獲無咎審詞衆好  
儻或擇善而行辨是非請思即事而對策曰柳莊黜殯  
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爲字之失也竊爲議人者貴知其  
心論道者務存其意心懼未信則援古以自明道隱未光  
即託文而後顯故事以明心爲本字以顯道爲公事有小  
差而心術著矣字有小失而道教存焉斯則夜光之瑕明  
月之類固不可得而棄也事與類相反字與義相遠證乖  
而心不可弘象毀而道不可見一至于此亦無取云策曰  
尋其後句末韻或犯於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次序  
竊謂明試以言古之道也微言以策今之制也言有聲韻  
蓋其浮飾策之次序固非典要切問存於答難次叙豈效



謀謨精誠盡於對揚聲韻何尋獻替稽之於古揣之於情  
未韻或犯於前聲其來久矣若難不倫於次叙爲病良深  
策曰一簡之內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別取瑕則頗  
慙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竊謂萬有一失聖人不免  
捨過舉能先師是訓道不可以純備才不可以周給斷可  
知矣是以國家稽通塞之迹列甲乙之科亦不可廢善以  
取瑕疑於擢用矣策曰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嗣宗之  
默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仲尼有言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進退之禮用捨之宜允非小人之所及  
也然則覽古昔之遺事敢不薦其聞乎竊謂目中必焚操  
刀必割懲奸以察何俟贈言致身於朝不可以默固當參  
刑禮以定枉直體明智以辨情僞見利不虧其分見死不  
更其守屬聰明不諂之時居執憲繩違之任何至持疑於  
果斷逡巡於正色哉策曰旁求流議紛披風謠威勢壓於  
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  
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策出而姦生甚矣誠哉  
不期所以然也今所慮怙威黷貨者其類猶存假手借詞  
者其人不遠但能察其言象揆而度之精覈問試優而柔  
之則竊寶之名自分濫吹之竿自遁矣其道甚著人焉瘦  
哉策曰何方可以靜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入竊  
謂任良在主持弘道在人以執事之明遵大君之惠敷明智  
以考往迹揚清機以鑒群情則知訛謬不興流競未息俯



懃諛議良非話言謹對

神岳舉賢良方正策

闕問

袁映

未審何年

對臣聞天矜于人人必所從

此句疑

臣謬黷吹萬僻生草莽

幸陶無爲之風得守忠蹇之節常願拜守宸極敷獻乃誠

危言匪躬少谷亭育昔仲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蓋傷

衰周之運不見聖明之代也

一作明君聖代也

臣今輿頌芻言蕭

祗眷命陪聖蹕於神岳奉金策於玉宸賡歌泰清咫尺旒

宸是天縱聰明而超於孔丘不圖幸之至於斯也况周頌

禹膳列坐堯衢此優賢之至也愚臣何足以充塞敢不布

其腹心竭盡聞見臣伏惟皇穹有成命聖唐受之崇高配

天廣大配地天地合德而陛下大明於其中有以觀高祖

之耿光有以恢太宗之鴻

一作

烈樂成於郊祀而昭升上

帝禮備於睢上而敷問后祗於是柴于岱宗望于秩首三

光全而五行序八荒協而萬國諧皇靈丕應象物昭格無

疆惟休能事畢矣况陰陽燮理則賢相盡規風俗敦龐則

良牧宣政百揆時叙庶物咸亨誠已鬱映華胥邁續堯舜

豈夷吾所記七十二之涼德而望清光哉而猶恭默思道

勵精圖政帝闕崢嶸而下臨天問昭回而盡覩乃賜臣策

曰延想無爲之理聿脩太和之化匪曰能致將與圖之所

以謀廣聰明詢於大陋使君子道長俊乂用彰陛下執謙

之至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愚臣無得而稱焉制策曰夫

原疾而授藥者良醫也因時而救弊者權政也今塞垣猶



守府兵云耗閑人輕去冗食難歸者臣聞先王之理布在  
方策乘時司契其道深乎陛下窺覽萬化之原獨運安危  
之兆執大象鼓洪爐知微其神惟睿作聖九門嘗藥致蒼  
生於福壽七政齊衡得玄珠於利見雖講信脩睦寰區大  
同而安不忘危故塞垣仍守雖道德齊禮黔庶康濟而寬  
以厚載故閑人或浮臣又聞之兵戈者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兆庶者忘帝功而畏苛政也邊鄙預備誰能去軍叅決  
遠方時聞失業物愆寰瀛而觀偃伯則三邊之戍役不足多  
也據天下而覽兆人則萬一之逋逃不足怪也况國家皇  
極作乂七政有倫增新軍以保釐革浮惰而綏輯何憂乎  
府兵之耗何有乎冗食不歸雖休勿休惟陛下之聖慮也

制策曰膏粱無恥於僥幸蓬革未敦於退讓選舉殷湊官  
員不給效職者或祿仕而養資試言者多浮華而背實當  
今士食舊德農服先疇結綬登朝咸遵揖讓被褐在野盡  
歸廉潔臣實觀還淳反素之風不知無恥未敦之事尊謙  
俯問臣何敢奉欽若帝唐之有天下也久於其德人文化  
成敦詩書悅禮樂濟濟多士開元以寧日者十銓分鏡群  
材焯叙觀行考言責名徵實克黜浮薄登延俊秀大革宿  
前一作弊其命惟新則推讓之風行尸素之源滅其背養資  
祿仕以速官謗者使會府持衡守而勿失將恐誅彼空谷  
歎此才難豈有員不給官殷煩乎選士言而背實浮華於  
舉才臣雖庸愚有以知其不然也制策曰豈風之不臧何



草之難偃也澄源正本厥路何由聞乎古者井田有助公  
私取給諸侯貢士賞罰存焉改輒欲從迷津尚佇者臣聞  
人無恒德實從上教草順風而靡偃水隨器而方圓陛下  
神謀玄行德如天覆驅今之代歸於壽域深源固本政事  
惟醇倍既分於土宜人亦同於上好又何取乎井田古制  
乃助前規賞罰於歲貢之士增削於諸侯之地若斯而已  
哉夫五帝不沿樂三皇不襲禮非故相反蓋取隨時泥以  
從鈞車難改轍臣誠庸妄不識大體竊願陛下神而化之  
使人宜之正如當今之代也策曰文質再復忠敬何適於  
時齊魯一變親賢何近於道也大哉聖問臣敢颺之臣聞  
之質再而復文正朔三而改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人<sub>辨</sub>德

齊莊夏尚忠厚殷人質也周人文也文質雖變忠敬咸宜  
不敬則禮節遂乖不忠則弼諧斯替匡朝闡化適時惟一  
然則敬自外飾忠由內淳必也奚先請同去食若乃親親  
而尊尊者其有周公之餘化乎舉賢而尚忠者其有太公  
之遺風乎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魯由舊  
章斯焉殆庶制策曰擇何典而淳俗乘何法而安人何功  
而天地和平何德而黎元富壽者臣聞諸玄元皇帝曰戒  
無欲而人朴大哉至道不可多言伏願陛下克脩聖祖恢  
維化綱崇帝象之風反皇人之始俗已淳矣人斯安矣三  
事允理六府孔脩則地平天成矣輕徭薄賦慎罰措刑則  
既富且壽矣豈臣庸鄙克堪預焉伏以垂政立範因時變



通布陳前載簡在帝聰今乃下問愚鄙徵其辨述豈不欲  
觀其末學收其微才臣狂妄斐然非相如子雲之流也幸  
屬千齡大慶五載脩封遂得獻頌皇衢參一作陪鑾宸慙  
考言之無取念天獎而何階忠比魏臣空思捧日夢非秦  
后謬至鈞天跼影天庭若臨冰谷謹對

詞標文苑科策

光宅元年

問朕聞北辰端宸佇衆彥以經邦南面居尊俟群材而締  
俗是知九官分職薰風之誅載敷八元匡朝就日之規方  
遠歷選列辟遐考前脩並建明敷之躅式廣旁求之義故  
康衢扣角授相越於齊班海上牧羊封侯超於漢秩泊乎  
淳風陵替雅道湮沉仕必因基官非材進官雖備職位匪

得人遂使七輔之材銷聲於巖穴六佐之彥晦跡於丘園  
寤寐以之載勞虛佇今欲革因循之弊躡稽古之蹤此志  
雖勤其途未遂爲是旌賁爽於前代英傑寡於今晨佇爾  
昌言朕將親覽

房晉

對惟德動天文雲開其五色惟賢濟俗大運符其半千是  
知廣廈將崇必佇群材之用巨川方濟良資舟楫之功俾  
作股肱方之羽翼自風姜御辨之始樹以后王群公雲鳥  
分司之初承以大夫師長莫不投竿入相捨築稱師五臣  
光就日之朝八凱翊薰風之代陰陽由其燮理百姓用以  
平康善佐必藉於賢臣輔國或佇於良佐國家旁求俊乂



東帛之禮存陳物色異人丘園之彥咸萃登壇對楚連城  
之寶不足稱置館求燕照乘之珍無以貴多士邁隆周之  
日得人光炎漢之朝猶以爲官匪材升仕因基進顯革因  
循之弊用追稽古之風誠願察彼山苗之詞求夫縱壑之  
論材或可紀超升於槐棘之班德或可褒擢任於公卿之  
位開其上賞之路頌以中和之詩則淳于髡之進賢一朝  
而見七士許子將之舉德小選而收二俊自然詞人潤步  
才子長鳴公理息昌言之篇節信罷潛夫之作謹對

同前

皇甫瓊

登科記作  
皇甫伯瓊

對珠衡上列聖人居曜魄之尊玉理旁融元后握乾坤之  
柄膺寶曆而推五勝皇綱居混沌之先懸玉鏡而運三千

帝系出氛氲之上莫不闢天關以統業橫地軸而開基象  
列宿而環北辰制諸侯而嚮南面柱州巢氏之際晦聲迹  
於龍圖結繩鍊石之餘摘景曜於龜象未有巨川已濟不  
資舟楫之功大厦已成不假棟梁之力至於遠電流祉既  
委任於三台就日居尊亦僉謀於四岳道德爲富魏文侯  
之式廬禮義可尊燕昭王之擁篲孔明佐蜀叶魚水以陳  
謀仲父相齊假鴻毛以康俗泊羸暉掩鏡漢道亡珠位以  
恩升榮非德進挂網羅者則黃鵠高飛糜爵祿者則青鳧  
競至自欽明撫運憲章稽古司光鳳紀位映龍名振鷺來  
儀襲憲飀而鼓舞白駒萃止食苗場以繫繫所以繩準百  
王牢籠萬代伏惟聖母皇帝陛下闢陰陽之一氣獨化初



皇啓日月之三光混成太極靈祇翕忽出震宮而齊巽圖  
雲雨氤氳辨天垓而通地圻慕崩沙之靈運符潤石之休  
期憂在進賢道叶採苓之化恩無不逮德合樛木之風捲  
媯后以稱尊邁姬任一作旦而立政吹塵一作竿釣璜之侶接  
武於堦墀騎星弄電之夫肩隨於廊廟雖良駿充廐逾懷  
買骨之謀真龍在堂更佇丹青之翫應休璉之獨坐鳥雀  
來庭尹叔良之閑居蠨蛸在戶傍加策問親覽政途詞麗  
汾州聲侔沛邑一作聲掩鵬圖而該魏網漆園無控地之  
詞飛鶴板而徵漢臣九臯有開天之譽凡曰群生孰不幸  
甚臣中庸賤逸下澤幽微忝預明敷謬承推擇馳心日路  
冀三捨以矜魂累息天門瞻九重而惕慮謹對 卷終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二

策六

方正

賢良方正策七道

賢良方正策

第一道

朕聞經國體野取則於天文設官分職用立於人紀名  
實相副自古稱難則哲之方深所不易朕以薄德謬荷昌  
圖思欲追逸軌於上皇拯群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啓惟  
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効職各策各得其長至於  
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尚惑於古今未知何帝  
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秉此雖美矣東帛每責於丘



園翹翹錯薪未獲於英楚並何方啓塞以致於茲此爾深  
謀朕將親覽

張柬之

對臣聞仲尼之作春秋也法五始之要正王道之端微顯  
闡幽昭隆大業遷洛之功既備範圍之理益深伏惟陛下  
受天明命統輯黎元載黃屋負黼衣居紫宮之邃一作坐  
明堂之上順陽和以布政攝三吏而論道雍容高拱金聲  
玉振徵求無厭誤及厮賤微臣材朽學淺誠不足以膺嚴  
旨揚天休雖然敢不盡芻蕘罄狂瞽悉心竭節昧死上對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王者受命於天故則天而布列職天  
生蒸民樹之君長以司牧之自非聰明睿哲齊聖廣深不

能使人樂其生家安其業陛下德自天縱慈憫元元既樂  
其生且安其業臣聞瑞者上天所以申命人主也故使麒麟  
遊於園鳳凰集於庭慶雲出神龍見其餘草木煙露之  
祥不可勝記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故天申之以禎石  
告之以神文大矣哉聖人之鴻業也臣聞河圖洛書之不  
至也又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說曰  
聖人自傷已有能致之資而天不致也陛下有能致之資  
而天蘊者所以扶助聖德撫寧兆人也臣觀今朝廷含章  
賡傳之士鯁言正議之臣陛下誘而進之並踐丹地伏青  
規顛顛昂昂雲屬霧委鸞鷟鳳振一作佩金鳴玉曳朱紋  
楊翠綉克物於階屐者矣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人有大



功二十而爲天子前史美之稱曰盡善盡美雖甚盛德無以加此陛下彰善去惡昭德塞違萬萬於虞舜自託薄德愚臣何足以望清光而敢有議哉制策曰思欲追逸軌於上皇拯群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啓惟新臣聞善言古者必考之於今善談今者必求之於古臣竊以當今之務而稽之往古以往古之跡而比之當今以爲三皇神聖其臣不能及故於景親之陛下刊列格正爰書脩本業著新誠建物章以申嚴配置法甌以濟窮窶此前聖所不能爲非群臣之所能及也今朝廷之政上令下行如身之使臂使之使手百僚師師罔不咸乂此群臣之能奉職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臣以爲陛下有三皇之

而能隆三皇之業也臣以今之刺史古之十二牧也今之縣令古之百里君也有官聯焉有社稷焉可謂重矣任非其材其害亦重矣昔周宣王欲訓其人問於樊仲曰吾欲訓人諸侯誰可者仲曰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耆老必咨於故實問於遺訓乃立之晉之名臣亦言舍人洗馬一時之高選臺郎御史萬邦之俊哲若出於宰牧頌聲興矣由此言之則古牧州宰縣者不易其人也自非惠訓不倦動簡天心者未可委以五符之重百里之寄今則不然多矣門資權授或以勲階蒞職莫計清濁無選藝能負違聖誠安肯肅恭明神輕理慢法安肯敬事耆老取捨自便安能求之故實舉措縱欲安能問之遺訓選異一時之高材非萬



邦之俊傑於是多其僕妾廢其妻妾在商角兩兼足翼雙備  
蹈瑕履穢不顧廉恥抵網羅覆車相次孔子曰既得之  
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故臣以為陛下有三皇之  
人無三皇之吏也制策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効  
力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尚惑  
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臣聞皇  
王之制殊條共貫雖有改制之名無不相因而立事孔子  
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其  
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然則虞帝之三考黜陟周王之  
六廉察士雖有沿革所取不殊期於不濫而已陛下取人  
之法甚明考績之規甚著臣以為猶舟浮於水車轉於  
軸百王無易也今丘園已賁英楚雲集啓塞之路豈愚臣  
所能輕云也謹對

### 第二道

問朕聞軌物垂訓必隨一作體正於因生開國承家理崇光  
於敦本故七葉貂珥表金室之榮十紀羽儀峻班門之躅  
保姓受氏義先於睦親翼子謀孫事隆於長發朕以塞昧  
叨奉先靈墜典咸新遺章畢覩思欲甄明譜系澄汰簪裾  
派別淄澠區分士庶至如陳田互出號郭俱開東晉改漢  
傳之宗輔果易晉卿之號巨君之姓曾非馭鶴王子晉也之首  
元海之家諒非擾龍之族未言紕繆良用憮然子大夫十  
室推英三冬富學允迪衰然之舉宜揚鏘爾之詞至若北



郭南宮本因何義三為五鹿起自何人公孫之由司馬之  
姓咸加辨析且顯指歸式副對楊朕將親覽

前人

對臣聞保姓受氏明乎典訓或因地以賜姓或因官而命  
氏或官以代功亦以官族或所居之地因以為氏諸侯之  
子稱為公子公子之子稱為公孫公孫之子乃以其王父  
字為氏後代因之亦以為姓田陳號郭以聲近而遂分輔  
果束皆以避難而更改王莽以田王為氏元海因漢甥立  
族騷括分南北之號充宗為五鹿之先應氏著書具表三  
為之始司馬司徒是曰因官公孫叔孫春秋備載陛下盡  
六藝之英窮百氏之要淑問揚天地玄情貫幽顯黃竹

歌詞窮五際白雲高唱文包萬象昔曹門二祖道媿由庚

劉氏四葉仁非解愠豈若睿思瓊敷同雨露之霑漸漬一作

神機茗發等曦望之照臨起帝典而孤立孕皇墳而獨秀

臣沐浴淳和叨承至訓名聞於聖聽言奏於闕前謹對

賢良方正策後篇題  
作政理

第一道

問欲使吏潔冰霜俗忘貪鄙家給人足禮備樂和庠序交  
興農桑競勸善師期於不陣上將先於伐謀未待干戈遽

清一作金庭之侵無勞轉運長銷玉塞之塵利國安邊佇

聞良筭明言政要朕將親覽

吳師道



對臣聞棲培塿者不覩嵩泰之干雲遊潭滌者詎識滄溟  
之沃日臣蒿萊弱質衡泌鯁生未一作識廣廈之居安知

大牢之味不量蕞爾輕縱一作褒然謬達天聰兢惶聖問

粵淮皇家出震累葉重輝天人歸七百之期宗枋聯億兆

之慶太宗以明一察一作道括珠囊而惣萬方高宗以通

三御宸轉金鏡而清九服用能肅清天步夷坦帝途垂莫

大之鴻基託非常之元聖伏惟皇太后陛下道超鍊石化

輒捫天被子育之深仁弘母儀之博愛星階已正尚雖休

而勿休宸極既安猶損之而受荷方欲還淳返朴振三古

之頽風緝政蒼生降四海之昌運拔幽滯舉賢良黜讒邪

進忠謹故得鴻禧大禧大鴻黃帝相也接軫和宇宙之陰陽龍武書

龍朱分曹節風雨之春夏禮樂備舉學校如林俗知廉讓

之風人悅農桑之勸猶復旁求諛議虛佇芻蕘既屬對駁

敢陳庸瞽誠願察洗幘布衣之士任以台衡擢委金讓王

之夫居其令守則俗忘貪鄙吏絜冰霜矣旌好學之流賞

力田之伍則家罕貧惰位列文儒矣降通親之使喻彼梟

心發和戎之官收其鷄肋則四夷左衽奠倒來王三二一作

邊元惡謳謠仰化矣自然籠義駕昊六五帝而四三皇遠

肅邇安飛英聲而騰茂實謹對

此篇問答文載四百九十六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第二道後篇題作求賢

問朕聞運海搏扶必藉垂天之羽乘流擊沃必佇飛雲一作



端之概是知席蘿黃屋握一作鏡紫微誠一作資獻替之

功必待弼諧之助所以軒轅撫運遂感大風之祥伊帝乘

時遽致秋雲之兆朕雖慙古烈而情切上皇未校滋泉之

占猶虛傳野之夢欲使歲星入在風伯來朝河薦蕭張之

名山降甫申之佐垂衣佇化端拱仰成多士溢於周朝得

人過於漢日行何政道可以至斯一作不知何道可致英思聞進善

之言以副求賢之旨

前人

對臣聞立極膺乾之君當宁御坤之主欲臻至道將隆一作

扶景化莫不旁求俊彥廣命英奇凝庶績以安人綏萬邦

一作而撫俗是故軒丘膺錄委四監以垂衣丹陵握圖舉

八元而光宅於是齊桓擬之於飛翼殷武興之以美梅一作

調克贊人謀寔宣神化陛下功包邃一作古道逸上皇授

受惟明謀謨克序弼輔之任物風力一作於前驅燮理之

司列伊周一作於後乘振鷺翔鸞之客畢湊天階乘箕降

昂之英咸趨日路猶且慮心卜兆託想旁求冀山谷之無

遺庶賢良之畢萃俯訪愚魯一作敢述明敷誠願發德音

下明詔咨列嶽訪群公舉爾所知不遺於側陋知人不易

無輕於慎擇下僚必錄上賞頻霑則葉縣遊龍自九天而

下降燕郊駿馬赴千金而遙集漢未為得周豈能多盡善

盡美於斯為盛謹對

此篇問答又載五百二十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第三道 後篇題 作祥瑞

問朕聞明三闡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移動植之性遂  
 使翔龍薦檢鳴鳳司晨獸解觸邪草能指佞仰一作未惟前  
 烈何德而臻此乎朕逖聽遂初載欽神化每欲反一作斯  
 癸薄景彼上皇欲使瑞蓮司庖僊冀候月遊四靈於翠苑  
 集五老於榮河致此休徵良由政感佇聞啓沃以副虛襟  
 前人

對臣聞化浹軀景緯呈其靈貺澤周坤絡卉木效其禎  
 祥是以若霧非煙必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符光宅之  
 君陛下應期納籙撫運登皇孝道格於玄穹仁心光於紫  
 極自臨崑崙域輯御群方靈瑞屢臻伏徵荐至五蹄仁獸樂

君園而來遊六象一作翼威禽拂帝梧而萃止豈直銀黃玉

紫雉白鳥丹一作黃金紫翻一作雙杯上之二桴一作拔江間之

三春固亦巡河受檢拜洛披圖降五老於星纏歸四神於

雲路盛矣美矣巍乎煥乎躡三五以騰徽吞八九而高視

尚且崇謙讓之道守坤馮之德抑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

雖不宰一作徒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謂謹對

第四道 後篇題 作五運

問朕聞三微遞一作迭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由

之革命或金水而鱗次應火木以環周或寅子變正天人

之統斯辨驪駮改色昏旦之用有殊茲乃渙汗圖書昭彰

曆數受位一作乘出震以迄一作遷迨于今莫不母子相承終始

朱



交際然而都君土德翻乃尚青天乙水行寧宜用白深明  
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霸基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鼎  
足豈復應一作紀於黃星緬鏡前脩又以一作為一作矛盾張蒼之

議既頗反於公孫賈傳之談復遠乖於劉向子大夫學包  
群王文擅鏘金既聽南史之篇方佇東堂之問詳敷事實  
靡得浮詞商榷前儒誰一作却為折衷

前人

對臣聞方圓既闕帝王斯建四遊將六氣交馳五德與三  
微遞變自攝提著紀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驪駟而  
繼作雖復武功文德揖讓干戈御旒宸以高居握圖錄而  
深視莫不垂天人之統順寅子一作丑之正始終之際何美

由斯暨乎運偶都君時云土德道鍾天乙數叶水行子勝  
母而尚青母生金而尚一作亦白略言其美斯窮粵旨至若

秦居閏位紫實非正之符和得中區黃標應星之紀未有  
一作矛盾允愜隨時漢祖承天人多異議張蒼言水而黑  
時方興公孫據土而黃龍宜疑作二劉之父子推五

運之相沿代二至相沿十一一字一作賈傳較彼前談斯為  
折衷臣學非傳古識昧知新輕陳管穴之窺猥奉天人之  
問慚惶靡地一作既悚越兼深謹對

右第三第四道問答品又載五百卷今削去注異同  
為一作

第五 後篇題作歷代帝王為理



問朕以紫極暇景青史散懷眇尋開闢之源遐覽帝王之  
道或載記遙邈無其處而有其名或墳籍喪亡有其號而  
無其事將求故實一作必以佇多聞至如化被柱州遁甲開

皇在柱州創基刑馬一作熊耳按開山圖地皇興於熊耳

崑崙山下兩代之事誰遠五德之運何承石樓之都開山

巢氏治石見匪均霜之地窮桑之壤帝王世紀少元非測

景之區時將城彼偏方惟一隅而獨王輕茲中土棄九洛

而不營大夏之時化臻禁甲隆周之日道致謠戈而七十

一征翻在鳳凰之運五十二戰更屬雲官之期斯則偃伯

之人無聞於太古推鋒之弊反息於中葉澆淳之道名實

何乖欲令歷選前聖遠稽上德採文質之令猷求損益之

折衷何君可以為師範何代可以取規繩遲爾昌言以沃

虛想

前人

對臣聞一剖為三始鴻濛於太易九變於七漸茫昧於無

為既分清濁之儀乃列君臣之位則有天皇首出瞰柱州

而宅土地皇革命俯刑馬一作熊耳以開都年匪異於萬八

千號稍殊於七十二既云木德亦曰火行開於天地之初

錄自帝皇之紀至若石樓遠界窮桑延壤非萬邦之土中

為二代之天邑斯乃時猶鷺一作各非飲道上鶉居誰知風雨

之均能建皇王之宅亦分長於九域豈獨王於偏方乃觀

象垂衣化穆羲軒之代剪商代扈人澆周夏之年而皇德

...



方隆未弭戰爭之患王道纒著復存韜偃之日一作是則

一作懷柔伐叛取亂侮亡雖鍾大道之行終佇勝殘之戰

是故劣於太古非事優於中代陛下選芳列辟垂範千年

王化既平能事斯畢亦何必損益今辰之政師謨往聖之

規撫和琴而促柱御夷途而止轍因循勿失臣謂其宜謹

對

此篇問答又載四百九十四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

作

無聞於太古推辭之獎及息於中葉澆淳之道名實

兼乘何若何以爲相彈所外何以爲相賦戰爾昌言以六

策七

策七

策七

策七

策七

策七

策七

策七

策七

策七

策七

策七

策七

策七

策七

方正

賢良方正策七道開元二年

賢良方正科登科記作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

制策問朕聞理國莫尚乎前篇任賢命官必資乎前篇選

衆堯舜以聲不登科記及前篇以度考覈良難殷周取德兼

取言登科記及前篇徵求匪易朕所以載懷經術之彥夕

遺其寢虛佇藝能之士朝忘其饑子大夫光我弓旌應登科

記及名賢策斯揚擇爲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

令躅宜叙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前篇至如七輔八元

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一作陳事迹兼詳登科

記



迷前篇 名氏夫登科記及前朝會古禮登享舊章九儀式

辨其賜六贄各明前篇所作其執雍時起自登科何年前篇毫

杜立於何代前篇天土地士此前篇復何所封諸布諸嚴彼

何所主前篇又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

而益黎元前篇五材之用登科記何要工商兩前篇業在

倍何先文武二前篇柄適時何急凡此數科不獲雙美必

去者方於去食可存者同夫存信十四字登科記及前篇

所去者同朕將親覽爾等前篇明言乎去食

此問又載七百七十三卷前口削去 孫述

對伏惟陛下文明有赫元聖廣運勸激極乎宇宙察微窮

乎物象至如選衆任能之術禮經享物之要三聖五材之

短長文武工商之用捨斯並獨斷聖慮之衡睿謀百辟端

委而顯若庶績不言而潛運矣猶以為之政圖大試言務

重弗躬弗親庶人不信降清問於穹昊懼神威於咫尺斯

亦堯咨舜吁同德比義臣愚敢不拜手稽首對敷天子之

休命制策曰子大夫光我弓旌應斯揚堯為政作法豈無

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叙立身之之心各言從官之才

者臣聞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神化之悞隲要道光被設

序塾以教於鄉立膠庠以訓於國制為祿秩以勸其從則

含生稟靈者孰不刻意於仁義飭躬於聞達所謂堯舜之

代比屋可封也臣以之介能行無取思勉進以追群顧觀

光而知愧嘗亦自強不怠有聞而行馳顏閔之極摯伏周

光而知愧嘗亦自強不怠有聞而行馳顏閔之極摯伏周



孔之執躅學古庶乎叶道慎行期乎潤身非有志於干祿  
苟求仁於寡過立身之志允或在茲從官之才則愚豈敢  
何則仲尼有言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必也臨事難乎預  
謀昔孔明之自比管樂時人未許仲由因之以師旅夫子  
哂之祇奉睿問懼深殞越其敢醜冒輕議天工陛下若不  
棄管蒯無遺蘊藻考片言而察所以効一官而視所由安  
取度哉取則不遠知人則哲陛下允迪於聖君揚已自媒  
微臣敢辭於醜行制策曰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  
正何得失並陳事迹無詳名氏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  
賢非后不食故君明臣忠予違汝弼時聞間出代有其人  
晉者黃帝之首出庶物也時則有若七輔股肱舟楫虞夏

之贊于四門也時則有若八元忠肅 亦懿周文之心德同  
濟始用十臣漢儲之羽翼已成初聞 四老陳其事迹斯亦  
庶乎詳其名氏固可量也七輔則風牧共貫八元乃伯仲  
同歸語十臣之倫則太顛閑天稽四老之類則綺季園公  
昔剡子之叙古官勞於傾蓋魯公之問儒行疲於更僕况  
寔繁有衆急景不留聊舉凡以見意豈遽數而周物制策  
曰夫朝會古禮祭享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贄各明所執  
雍時起自何年毫杜立於何代天士地士此何所封諸布  
諸嚴彼何所主者傳曰朝有定制會有表儀書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曰不享斯蓋曲為之防事為之制經禮三百儀  
禮三千載在祀典藏之中籍九儀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



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  
作牧九命作伯六贄謂孤執皮幣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  
雉庶人執鶩商執鷄雍時起於秦年亳社立於周代天士  
地士者漢武之寵方士將軍始受其封諸布諸嚴者班史  
之記小祠先儒不詳所出制策曰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  
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五材之用何要工商兩業在  
倍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者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物而動情之欲也天稟其性而不能節聖人能爲之節而  
不能絕故務恬樸貴清淨同術於湯之益謙合志於堯之  
克讓此道教所長也若乃不絕伐證因果包太空以爲言  
化群有而歸寂此釋教所長也皆能懲窒嗜慾靜鎮紛

至侯得之以貞天下至於辨貴賤立君臣示之以好惡因  
之以誅賞使禮樂刑政燦然可觀則爲善不同其味相反  
係風捕影湯而無適故知孔氏之立教乃爲邦之所急也  
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斷之於陰陽效之於氣物示休  
咎以垂誠因興衰以運行若可廢則乾坤之道其或息矣  
然土爰稼穡居中履正應我皇之休運弼大化以阜成利  
動植而益黎元先金火而踰水木必不得已斯其一隅又  
國有六職實載工商時之二柄莫先文武同唯阿之相去  
何是非之足徵然舜命共工之職周有考功之記車服器  
械斯焉取斯豈與夫乘時射利滯財居逐者若茲之瑣瑣  
焉文德者政之所專也武威者文之所助也然則士農之



末作巧賢於鬻貨昇平之歲經國先於定功臣學昧稽古  
思迷政途謀適不用空魏繞朝之策道之將行猶委仲尼  
之命謹對

同前

李玄成

臣聞大聖有國將興至理惣庶官以匡化覽群議以登賢  
所以奉若天紀作為人極觀堯舜之興則四嶽僉舉九載  
陟明考覈之端立矣監殷周之策則三駕訪德六廉察事  
徵求之道行矣非睿哲明慮深體化之源亦安能董正理官  
推仗賢傑者也今陛下續興聖業仰布天光舉良弼以謀  
至道綜群才以康熙績故乃嶽生作翰星降士師嘉猷日  
闡正言彌啓肅然在位燦然盈朝公且猶郡邑公選嚴

敷求遺寢載懷比歲臨問佇經術以佑職想藝能以建官  
則古之坐明堂議衢室安可以儔清問之深也固將卓立  
化首廓開政先豈唯紹明恒訓踐脩常軌而已臣素微經  
藝之術謬忝弓旌之召誠不足以登進王庭恭承明策至  
若為政作法之要安人濟時之體臣雖愚鄙竊有志焉臣  
聞政務利人法期濟物布法由道行政在官官必其才則  
人沐於化法必於正則物賴其安故庇人以和所以興其  
義率人以禮所以致其淳賦之必均所以綏其業役之必  
度所以務其時卹其轉死所以保其命薄其收入所以全  
其生此安人之畫一作濟時之要惣其大趣存其至心而  
臣節無慮者爾故王者安人則審政興政則任官任官必



良則為政皆善善政溥合則黎人用康德之本也是以深  
居而情鑒萬里高拱而明照人極其在任人之術歟夫至  
公克守於鳴謙臣節必存乎無隱况王心虛鏡容光必察  
詢其立身之志考其從官之才臣之愚衷具以上達若蒙  
飭躬召入程器收用使得履文石以獻議瞻法座以陳誠  
序安人之大訓言濟時之良政抗恒節以忠主申遠圖以  
戴君臣之宿心未願畢矣立身之志實在於斯從官之才  
安敢自必盖無善不應有開必先七輔立於先疑朝充四  
目以鑒遠人元翼於舜日播五典以弘風或理曆茂時天  
道以叙或辨方寧亂地紀川章或內平外成或樹稼而蒸  
人乃粒或忠肅恭懿敷教而理訓克從言其紀綱較然明

若十臣佐命周道蔚興四老為賓漢儲底定文武以濟靈  
臺光偃作之期羽翼既成罷于罷奪宗之計匡正得失格  
言斯在風后力牧膺七輔之名伯奮仲戡居八元之列周  
公呂尚為十臣之宗園公綺里叅四老之目八元盡高辛  
之裔十臣有文王之子事跡斯辨名氏可徵矣夫朝會者  
所以正君臣之位登享者所以盡誠敬之極故物稱其禮  
舉之表儀功被於人施之祀典盖辨其位序而不多其玉  
帛先其敬意而不繁其罇俎明王道之制也自道遠聖逝  
侈及羸劉薦弊興利視益逞罰登非其鬼妖望其祥瞻古  
語事斯謬甚矣周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  
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



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元命作伯蓋以懋功訓德審  
官又人直又以禽作六費以等諸臣孤執皮幣辨執羔大  
夫執鴈士執翟庶人執鷩工商執鷄蓋象事以明等威以  
示禮也秦脩雍祠而古有雍時焉周祭亳社宣杜有屬亭  
焉孝武祈仙封於萊大將以通天地之道也故天士地士  
懸以五利之名焉漢氏廣禱主於小祠將以期純嘏之集  
也故諸布諸嚴設於群望之祭焉夫谷神不死道宗於玄  
默至覺而生釋歸於清淨書於聖典固在儒流然練神虛  
心釋道以空慧為法可以濟於生死矣興政致理周孔以  
禮義為訓可以穆於邦家矣教之攸設儒則為長天生五  
材利溥群物火炎水潤動植以滋剝木範金黎暍攸濟稟  
於元象土德厚載而居多施於物宜五行廢一而不可工  
以繕器商以通財財則聚人器則周用疾其浮侈商以政  
而當遏資於器械工在俗而為先聖人視天地以成文象  
震曜以興武文次九序武標七德利用開物禁暴夷凶二  
柄所資百代無易兩參王政互為國經若寰海晏如則武  
備却偃干戈日揚則文教式衰自有偏廢之辰皆無必去  
之道理曠者不可以言極道深者不可以意明乾象照臨  
聖模廣運臣材非秀茂學非敏博對越天旨誠無足觀謹  
對

同前

沈諒

對臣聞時雨作解靡物不滋春雷發聲群蟄漸覺間者明



詔咨九牧闢四門光燭巖藪恩覃側陋葵霍仰惠以納景  
山川有開而出雲使草茅微臣幽賤朽質辱旌育陳芻蕘  
瞻瑋臺之穆然預煙闕而伏對此臣之鴻造也敢不瀝誠  
哉臣聞堯之光宅也以親九族以命百官舜之登庸也以  
察萬人以齊七政大禹拜皇陶伯益惟其昌言武王問黃  
帝顓頊存乎至道此四君者文思濬哲恭儉高明仁以創  
制慎乎體國思借力以任重簡遠闕以安人故選賢以居  
位闕事而後爵則考績以庸取人必才賦納獻可聲度言  
狀庶存茲矣休惟陛下豐功厚利資始萬物以統天執契  
含元富有八方而慕聖家道以正庶績咸凝師師涌雲火  
之燧濟濟盛龍光之列尚紆神睞更睟天儀思仁壽之登

城緬前王以作鏡雖軒轅之徇齊藏用重華之好問察言

未足以扶輶大明驟乘元聖臣聞之遊大海一有之者難

為水窺聖一有人門者難為言陛下侔造化而作法尊道

德以垂範敬宗廟以示厚愛臣子以興仁懷蠻夷以廣德

抑禎祥以崇禮禮經大備四海共職而朝宗樂物至和百

獸來庭而率舞至於為政安人之躅則微臣何足以知之

其餘備父母之體以立身欽聖人之化以從官之問則願

竭其愚臣惟忠孝可以從官奉陛下之法以自理守陛下

之職以自安以之居處則莊以之戰陣則勇是陛下軼堯

舜之上愚臣忝此屋之封臣雖不才則亦有志矣昔者風

后力牧仲容庭堅相與謀謀於有熊之朝弼遠於納麓之



運講信而脩睦肆直而惠和垂衣裳作舟楫分州土叙星辰其紀綱也如此其後闕散周召園黃綺季鑄京得之為心膂漢儲得之為羽翼終能牧野清明惠皇不廢其救失也如彼夫國有五服朝聘申其貢禮有五經享祠肅其首職方品其遠邇宗伯辨其瑞玉乃開封墳一作是設方明錫之以鞶絡袞裳執之以圭璧羔鴈秦之立雍時也將以禘其自出周之居亳社也亦以戒於不減臣又聞先王之制禮法也以勞定國汰哉漢武自是黷神採少君以端信樂道之貞列帳甲乙樹紅頭望嶧山祈石室天士地士不始於昏淫諸布諸嚴何憚於風雨乎聖策以三教立言歷代彌勤成軌制以化時較醇醜一而景俗此聖君合懸解之

音而小臣慚默識之明然臣亦嘗聞之矣夫禮者始諸飲食盛於冠婚分而為陰陽轉而為太一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二氏包虛無而含寂滅長性靈而已宜去於斯傳曰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則士德優矣若乃神農之肇皇業採木為耒弦木為弧黃帝之開帝功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器以成務稼惟人天利以通財阜國周用苟能全人天可遠乎故臣願抑尚而進工也大哉武之為功赫矣節之所處象震耀而舉垂雲雷以揚宣威而山河蕩容訓誓而煙塵動色可以定禍亂可以剪暴強頃者牝鷄之晨江下落龍或羅義白蛇之劍揭翠鳳之旂入于北軍兵皆仁左象有為威日月光華此神武之壯觀也



謹對

賢良方正集

尹暢

對臣聞非才難遭時命。躬忝觀光之舉。不俟媒揚之地。儼身天闕。用感良辰。伏惟陛下。建初立元。創業垂統。夷寬靖難。聖敬日躋。格上下而無憂。內治光四表而誼德昭振。故能荷天之休福。應尤盛。殷薦嚴配。昇中告成。十數年開而功業大備。豈非徇齊之德。神化所致哉。雖少康復夏。宣王興周。比之當今。萬分不及。而猶賜臣策曰。常恐上塵五聖之耿光。下辱萬方之瞻戴。日昃觀政。夜分思理。者可謂無念增德。勿休熙載。履衆美而不足。躬聖明而流謙。而臣愚葑菲。誤自克賦。雖言及之。將何以承奉清問。對敷天

乎。然臣聞立德之謂道。體道之謂仁。固無宏逸安敢訛。是以古之善爲士者。必將微妙玄通。豈獨重於偏才。迂誕而已。如此則黃帝之功。濟生人。素王之道。遵先聖。離朱喫詬。奚得議其淺深。夷齊尹惠。抑可語其同異。何者。食薇絕粟。終慙淑媛之言。醜夏歸殷。卒致成湯之業。寓言莊叟。良未足徵。側訊蒙矜。誠將異爾。無貪至理。寧副虛懷。若乃喜怒哀樂之四端。貌言視聽思之五事。雖擴克之在我。諒休咎之關天。殷臣終言已貫之於皇極。鄒子戲論亦頗存於昭應。詎茲辨志。方用決心。伏惟陛下。事天明。事地察。無文咸秩。群望畢。故析。故分。雕薦寶鼎於宗廟。燔柴岱嶺。靄飛煙於雲日。神歆效其。靈祝昭而必聞。雖飄風乍起。



曾不終朝大雨時行之災數郡亦未聞偃技包裹之甚也  
陛下憂勤夕惕若厲信禹湯之罪己實堯舜之用心蓋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屠龍牲馬亦何以爲書稱安人則惠易  
冀損上益下謂宜開倉廩以調給選牧宰以寵綏散利薄  
征息役施舍襁脩之道何莫由斯傳曰德勝不祥義厭不  
惠謂此物也雖歸諸天道亦以人事故周官六職水旱則  
宗伯是司漢宰三公災眚則丞相是主不然何以昭燹蕝  
之術開勸戒之端哉大體若茲詳徵何有臣聞夫大理之  
後有易亂之人者安寧無故驕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理  
之人者創艾避災思樂生也當今海服清晏太平無虞聚  
宜曲折萬事纖妙文理至詳不可復加矣陛下享已成之

功居崇高之位入有後庭驛色之務出有苑囿遊觀之樂  
志得無滿乎欲得無極乎古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  
末路之難也此言雖微可以喻大是以聖人乾乾日惕莫  
敢或違雖休勿休盡善盡美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成德  
政使鴻圖盛烈作唐龍光不騫不虧末末無極此適時務  
之所當先也臣又聞善爲政者在能其事能其事而不知  
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臣竊惟今國家所使分威權  
御黎庶幹府庫理刑獄者皆天下長吏也而其俸祿各有  
差等以勸其徒百官以理萬人以察天下幸甚然而都內  
冗散叨假名器者不可勝數或他處雜伎之伍弁射夷貊  
之流紆紫懷金出入周備聚酒養鷹乘堅策肥者素一人



猶聞不給今官此等所取資孤寡既託於城社聚帛載  
殫於倉庫非所謂待仰僕從固非正人爵勿及惡德惟其  
賢者矣此救災之所急也臣草莽諸生地卑識淺陛下誘  
而進之訪以時政將承汝囑安敢面從輕陳末議伏深  
謹對

東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四 策八  
雅麗  
文詞雅麗策 開元七年  
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陽相叶其燮信寒暑  
而生成施雲雨而冰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  
垂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亡桑扈谷風屢動詩人之刺塞  
門反玷時貽宣父之嫌我國家振彼頽綱開茲盛業朕以  
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  
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  
又一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  
風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

東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四 策八  
雅麗  
文詞雅麗策 開元七年  
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陽相叶其燮信寒暑  
而生成施雲雨而冰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  
垂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亡桑扈谷風屢動詩人之刺塞  
門反玷時貽宣父之嫌我國家振彼頽綱開茲盛業朕以  
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  
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  
又一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  
風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



人信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  
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

對用釋余疑

彭殷賢

對臣聞孔子云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又顏回對孔子云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此二者  
皆傷不可得而見也况臣生大道淳風之運屬聖主立政  
之秋不能有所建明以佐大化此微臣夙心愧恥竊有慙  
焉日者聖敕頒宣遠覃幽隱振廢滯收介特本州徵臣克  
賦于王庭陛下溫顏屢賜宴見司饗行食群事頒冰亦可  
謂厚德矣自顧性識愚駑智術微淺既蒙清問敢不具素

所聞乎臣聞伏羲神農氏往黃帝堯舜氏作莫不體道

育物立德以興化用闡無為之教以弘不宰之功齊飲咏  
於鵠否絕往來於犬吠豈不以我清淨而人自正我無欲  
而人自樸乎迨乎政及三王君臨萬國亦承奉天地燮贊  
陰陽順四時之氣理五行之叙愬仁義以安庶類先博愛  
以悅群生使人遷善遠惡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觀夫三王  
之為君也謹其所好惡而已故君好之則人為之上行之  
則下效之莫不清心以率物正身以御下九女序列於內  
三公分職於外度數有恒徭役不作其取人賦也薄而役  
人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征伐有道大明詠  
其功什一而稅大田歌其事所以家給人足而理安興矣  
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其斯之謂乎爰及末倍政



漸澆偽而禮樂彌頽姦盜滋起桀紂昏亂於上幽厲縱逸  
於下崇臺榭之峻恐其不高也廣宮室之居恐其不大也  
聚淫色之美恐其不多也窮聲音之巧恐其不樂也其歛  
人財也厚而使人力也衆其害物也博而興利也寡其後  
與役無常桑柔病而嘆之故其詩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  
蓋言其役之甚也徵發無度下人勞病南山疾而刺之故  
其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蓋言其政之亂也自茲厥後  
強凌弱衆暴寡千官樹姦於朝廷百賈窮僞於市邑財用  
匱竭寇攘不止大東又刺之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言小  
天俱盡也又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粢粢衣服  
孰有爲人上者不平若此而可久安天下哉此則上失其

道政遂多門故天下敗而不之覺乃至所以爲夏者轉而  
爲殷也所以爲周者轉而爲秦也詩云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三代之後於今爲庶此史墨所載杜稷無常奉君臣無  
常位自古以言及秦始皇平定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不  
務廉耻唯存戰伐內造阿房繼以驪山之作外征林邑重  
以遼東之戍鑿馳道則隱以金椎通鴻溝則樹以柳犯役  
及問左人不聊生曲泛龍舟聲多哀思傾天下之賦不足  
以周其事殫帑藏之財不足以盈其欲是以衆怨難紀人  
有爲戰所以陳勝吳廣奮挺以撻之王充李密揚聲以通  
之釁起郊壘而禍生左右望夷宮中不免關樂之難江都  
城內卒死裴通之手故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



者順也此二君者動爲之際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能  
無及此乎然則合大中之道者如彼失皇極之用者如此  
古之興敗備在典謨迨隋室道消數鍾百六衣冠禮樂掃  
地無餘賢人君子稽天並浸此乃大人利見之日聖主驅  
除之時我太宗志在救焚心存拯溺因茲感激投袂而起  
車及於平陽之郊劍及於盟津之會旣而戡剪多難克清  
中夏建非常之功定不拔之業洎位登九五富有萬國制  
禮以示其讓作樂以興其和蕪愛以厚其仁節用以崇其  
義非先王之服不敢服非先王之言不敢道言必本於風  
雅行務去乎枝葉明刑賞嚴號令賞當其功則勞臣勸勉  
罰當其罪則姦人畏懼名器不妄假必俟其能爵祿不虛

授必先有德是以四海之內靡然向風我太宗以至道之  
心爲天下也所征無不克所向無不成孝弟通於神明易  
簡合於天地如此則天地德之鬼神祐之使風雨以序災  
害不作萬國莫不懽心四夷莫不咸賴良由不僭不濫無  
怠無荒所以享國久長多歷年數陛下稟天然之姿定不  
伐之略披肝膽以決大計殄宮闈之氛侵除詐僞之昏狡  
日月載廓一作宗社以安深思禍亂之原乃皇天所以開  
聖人也自南面臨天下九年于茲封候無警干戈再戢置  
鼓以招諫設木以待賢故得近臣盡規遠人獻政出宮女  
則使心不亂屬大旱則引咎自責蓋禹湯之罪已實堯舜  
之用心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斯之謂歟深合太宗



之宏畧遠符貞觀之故事賜愚臣制策云朕以不德襲號  
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者微臣何以識陛  
下之深遠而輒欲議之或恐日月有遺照聖智所不及略  
陳其愚伏惟陛下留聽臣聞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言災  
害之起事有不正者也去歲水旱不時咎徵屢作凶奴侵  
軼邊將氣沮天其或者正訓我也欲令陛下知爵祿之虛  
授冗散之職多歟樂蕩志歟服失度歟何皇極之不建遂  
至於此也臣聞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誠能克已  
復禮正身率物表有功而彰明德復古而貴能變禁異服  
革慢聲遠便佞近忠謹斷斷之士必擢於廟堂九九之術  
不遺於管庫可謂虛其心而衆象應正其本而萬事理

書云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若捨此道是不  
知其所從矣制策曰視聽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  
作又一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古之王者享  
聖人之資乘大寶之位北辰居正南面而理亦可謂富貴  
乎當須存至公之行立太中之道覆燾同於天地通明合  
乎日月志遠邇之化存易簡之功庶徵順序五紀和叶百  
穀用成六畜遂字者無不由焉傳曰皇極其建其斯之謂  
矣若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雨其極惡若得其道則攸  
好德以應之言不之從是謂不乂厥罰暘其極憂若得其  
道則康寧以應之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燠其極疾若



得其道則壽以應之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寒其極貧  
若得其道則富以應之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風其極  
凶短折若得其道則考終命以應之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厥罰陰其極弱故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斯之謂矣臣  
聞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有正心者必有正德正德臨人  
猶樹直表而望影之曲也得乎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此之謂矣有邪心者有枉行枉行臨人猶樹曲表而望  
影之直也得乎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  
戒此也故王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親親爲大義  
也者尊賢爲大是以君子先正身而後及於天下如此則  
六沴不作五福相生貽厥孫謀永無極矣制策曰夫禮

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  
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倍未融竹明斯要者臣聞撥  
亂反正之主繼體守文之君撫馭之道雖殊禮樂之用爲  
急自上鼓簣桴之後始自無聲汗搏杯飲之初彰乎有用  
既而莫不曲諧九變信合四時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大  
禮與天地同節移風易俗義切於鍾鼓安上理人事寔乎  
揖讓既而祀歷三王時更七國經籍道息颺宣榭之煙埃  
儒生數窮赴秦坑而歇滅迨乎斷蛇立極乘牛設位紀綿  
蕤之儀鳴鼓舞之節必欲樂宣恣濫禮釋回邪取其不肅  
而成必在既富而教我唐功高遂古德邁往聖坐宣室而  
訪道登明堂以思政六樂爲馭利則不爭五禮有經思而



無犯思聞同異下訪勿堯臣聞古之明君之御天下也身  
坐九重心遍四海禮以導其志樂以防其淫樂以理內為  
同禮以脩外為異禮樂之不悖內外之相親可以感於神  
明通於天地矣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  
雍和也既敬且和何事不行其斯之謂矣制策曰四時武  
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於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  
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予疑者臣聞皇王御寓  
步驟相仍莫不作樂以饗其德立謚以明其行此五帝之  
常道百王之所不易也口口咸池六英韶護兩聽盡善盡美  
竊無間然自秦失盛位藩不雜霸道文景相襲刑措不用武  
宣承統華夷再清樂舞居一景功可略言也武德舞者高祖  
作之定禍亂也四時舞者孝武作之示和平也五行者太  
周曲也文始者本舜舞也孝景採武德為昭德以尊太宗  
也孝宣採昭德為盛德以尊武帝也昭容禮容猶古韶夏  
紹之於漢祖備之於樂志矣臣材非多士不遊六合之間  
夢異趙君總覩九天之上啓處無地戰汗不寧况承謏問  
敢以輕議謹對

同前

邢巨

對臣聞太祖文皇之御天下也廣直言之路開納善之門  
近臣盡規庶人畢議可謂至矣今皇天眷命陛下紹復先  
業齊心法宮之中冕旒正殿之上詳延秀異詢及芻蕘若  
乃敷皇極以作則弘禮樂以垂訓彞倫攸序群德畢舉斯



太宗之盛事也豈前王訪九疇之要貞三極之本能望清  
光哉天文昭回萬物盡覩臣謬以黃綬之末預聞赤墀之  
議將何以塞厚問揚天休臣聞諸仲尼曰大道之行與三  
代之英立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上皇不歸大道悠久聖  
人順天地之性究變化之元雖損益以文脩或沿襲以忠  
敬至於飾禮容以昭賁崇樂舞以立象樹君牧人茂時育  
物其致一也夫務本於道則浮競可以鎮靜習俗於變即  
純一或以僞遷故輕樂見誦於國風昧禮貽訓於聖典蓋  
有由焉唐興百有餘載高祖以武功定鼎紐天綱於八紘  
太宗以睿聖握符纂天光於三象蕩亡隋之頽靡弘聖唐  
之簡易盛德大業與三代同風伏惟陛下誕受天休光膺

景命粵若昭德殷薦之禮感和通神之教敬事眷聖之徵  
順時布德之典將以登格皇穹鴻業也啓迪王命大猷也  
風雨時若休徵也人倍康寧至教也五輝叶訓八方順軌  
堯舜之盛無以加焉成康之道復何足數而猶曰皇道永  
敷謨明尚闕發天章於聖藻採至言於輿詞陛下之謙讓  
也愚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  
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政之端  
本於性也至化之極歸於理也能盡其性而合乎理則休  
徵至不盡其性而悖乎理則咎徵至故聖人法天以立性  
畏天以作則見天道之在五行人事應之彰彰類矣自非  
統性命之理求天人之端孰能從言以作乂因事以求哲



賜順而會其極蒙恒而返其通適於數故雖以五事明宗  
其極則可以一理貫臣又聞聖心鏡物必採於至妙大道  
虛象垂契於理先然即繼聖業者其道同遵王度者其化  
一陛下體周武之盛德訪唐堯之遺事龜圖靈文天光垂  
象伏願沐時雨於動植散祥風於涵泳則大中之道何以  
尚茲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  
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  
佇明斯義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  
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臣聞禮樂其所由來  
尚矣先王所以美教化厚人倫以致太平也必將考其理  
求其端故揖讓之教未而安上存乎至簡舞詠之功淺而  
和風歸乎至易夫辨升降彰采服此禮之所以飾情也登  
金石翔景瑞此樂之所以通感也故感發於內樂由衷以  
致和情見乎表禮自外以爲異雖清濁之資考性則殊而  
教化之端在理斯一况今懿綱被遐裔至道冠生靈和理  
日躋同乎大順非禮樂之化其孰能至此乎夫崇德垂範  
此同異之用也教齊化密此人俗之融也至如武德之盛  
武之業也文德之盛順之至也神道設教制四時於炎曆  
德徽可崇增五祀於橫序尊三德於清廟表三容於盛禮  
聖問昭闕與天以元亨任言鄙賤仰天文而知愧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五  
策九  
雅麗  
文詞雅麗策  
策目四百八十四  
卷彭殷賢同  
張楚 第五名  
對臣聞昔在上皇之撫運也政寬事明法簡心一仰察天  
道中順人情至於不言混然而化故上玄所以眷命罔違  
於德下人安定厥居俾獲其利暑往寒來以信之雲行雨  
施以從之於是乎疫疾不生植祥游至巍巍蕩蕩益無德  
而稱焉自大道既隱淳原且散或救弊以忠敬亦隨時而  
損益成康已往頌聲不作俗薄禮廢政荒人亡故其詩曰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此則刺上不能  
行政者也仲尼生周末傷道不行乃刪詩書定禮樂立君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五

策九

雅麗

文詞雅麗策

策目四百八十四  
卷彭殷賢同

張楚

第五名



臣上下之節明奢儉揖讓之序尚不敢救當代變於陪臣而稱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矣自茲厥後頽波浸流有聖哲之君聰明之后豈能振彼凋弊張其紀綱不有我唐興建鴻業又寧黔首則掃地將盡求野多遺陛下統皇綱慕休運德澤汪濊仁風洋溢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勸農桑卹刑獄不奪三時之務止惜十家之產左右伊呂郡縣龔黃是以驅倍於雍熙納人於軌物者也豈不徵賢人論政要所以達四聰也臨前殿察群言所以收九術也梓匠舒幕所以禮賢也凌人散冰所以救渴也臣竊以自古求賢之盛未若今日者矣賜臣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者臣實見可久可大之規非有未敷尚闕之事此陛下讓之至也愚臣安敢奉之若乃考前古之庶徵究禮樂之同異辨皇王之制度詳宗廟之禮儀此則陛下懸鏡九流常覽百氏索隱探異鈞深致遠已在聖斷豈有疑而疑者歟今下問愚臣遠議其事陛下豈不欲廣於明試察臣微才臣幸對敷敢不悉情以對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立極必本於天天事著於上人事應於下昔者禹平水土天告成功錫之以洪範九疇彝倫攸序又皇天降其有極皇大極中也言王者能行大中之道則陰陽和風雨時



百穀用成俊乂用章也如是則視曰明聽曰聰貌曰恭言曰從則無怛若之生自去咎徵之應矣今天瑞降地靈集所有動作光孚化先則一以貫之道斯不遠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侂明斯要者臣聞夫禮由陰作樂以陽來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誠能感神動物安上移風或以理內為同或以脩外為異率由和敬靡不從之者乎施之人俗靡不盡善者乎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嬴政失御漢皇乘極文景致刑措之美武宣當雄富之盛故有四時武德之樂五

行文始之舞昭德盛德因之而尊昭容禮容自茲而備巨才識愚劣學業虛淺猥當聖問茫然有失謹對

同前

苗晉卿

對陛下頃與三事大夫議於朝以計天下有奇才異行含光而不揚其輝詔諸侯咸舉之臣實至愚不通大識循才審行不副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孝經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保天定功勲業蓋時也逮金石斯緬步驟不同時有澆淳教隨繁略桑扈谷風之刺三歸八佾之嫌人用僭或一至于此孔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乂矣傳曰國家之弊恒必由之



陛下嗣守丕緒茂昭大德能使百官承式萬邦作乂所謂  
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革弊移風自前代未有也陛下乃賜  
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者豈不以採芻蕘  
之義誠考試之端不宰其功俯垂下問實陛下謙德也微  
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  
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劉歆以爲伏羲  
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天賜  
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故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  
疇相爲表裏聖人行道各保其真若人有乖方數必徵於  
錯逆政惟協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外徵粲然著矣陛下  
隨陽澤以著恩慎嚴霜以肅威鷹隼未擊罍羅不施草木  
未零山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滂醴  
泉臣以爲一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  
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  
用有殊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同歸  
禮樂之用爲急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欲爲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大者在於陰陽陽之爲德陰之爲刑王者承天意以從  
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脩先王之好生存大易之緩  
死頃者省囹圄去桎梏此則脩省刑罰之謂也臣聞樂以  
理內爲同禮以脩外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  
怨畏敬則不爭二者並行合爲一體揖讓而理天下者禮



樂之謂也適時之要斯並存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臣以爲斯並漢主之樂載于班氏之書必使究其明徵考其敏博旣勞更僕何易盡言雖敢略而陳之尚未臻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相考古者制宗廟太祝迎神於廟門其義也四時武德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武奏於高廟焉五行舞者本之周武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爲五行也漢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昭德盛德宣之所以尊宗廟昭容禮容者出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謹對

同前

孟萬石 第六名

對臣嘗黽勉讀書夙夜匪懈觀前代之事稽王者之風欲桐文明必招俊乂所以平章百姓昭暢萬人負黼袞而海宇清垂衣裳而天下理今陛下朝盈多士野無遺賢猶復發德音下明制張雲羅以掩俊設天網以頓竒片善不遺有能皆進故得飛飛丹鳳棲翼于帝梧皎皎白駒連食於塲藿縱夷齊巢許咸屈於茲臣旣庸妄豈敢當此且聲非入異譽不出凡文律未明才用無取謬參推擇濫赴搜揚安敢避直飾詞向華垂實但丹誠有厲至意無文敢竭鄙聞用當明試然將涓滴以足海用纖埃以增岳一作華雖寡破助誰能默哉臣聞建國興邦必以黎元爲本康時訓代



必以政術爲先軌謨雖異理化皆一昔者太上之君崇道  
以致化立德以養物人必欲壽敦禮教而不傷人必欲富  
薄賦歛而不困人必欲逸則省力而不勞人不欲危即扶  
持而使固不強人之所惡不禁人之所欲故能無爲而理  
不言而化及至中古行仁履義克己厲身拯溺於人博施  
恭物即能陰陽不錯風雨以時疾疫必除妖孽莫起洎乎  
宋代政令不作刑法聿脩奢侈是崇禮樂非雅時無美善  
之說俗有姦邪之釁豈不由君失其道臣非其人澆薄浸  
興淳朴離散者也今陛下出號施令罔有不臧齊物正人  
各得其所然猶綜覈古今稽謀政教視先王之得失崇今  
日之高明以此天聰尚云不德巍巍至化謙尊而光非臣  
愚昧所能涯際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  
弘厥理其義安從者臣以爲皇極將立莫先擇俊得人則  
政和非人則政失人賢化遠豈不謬哉至如因能任官量  
賢受祿即百僚濟濟萬姓安安去無用之言除無用之器  
即情實斯得謬說不繁使人以時謹身節用即倉廩儲積  
黎庶完豐進有德而退無良即庶位允釐庶官不曠尊有  
功之子棄無功之人即營事者不惜其身制作者能竭其  
力罰必當罪即姦回自除賞必中賢則人臣自勸夫是則  
海內行大中之道天下有幸甚之言何憂夫皇極之道未  
敷者也若乃列張輔佐建立官司詢忠直之言開進諫之  
路用能獻可替否補過弼違外藏主之非內正君之失今



陛下乃順時而動非道不行事無不嘉人欲何說故獻納  
之職諫諍之詞但可略言莫知所議大哉至德實冠古今  
且朝無妄臣縱朱雲重生安能折檻人不妄從雖辛毗不  
死曷聞牽裾天子聖明是故群臣無事亦何憂文軌之闕  
哉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  
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法乾理物觀象裁規敬順天  
時恭行月令恒若時若罔有咎徵矣尊九疇之儀修八政  
之規事不失儀動不違制出處語默皆歸於仁依乎中庸  
遠棄偏黨垂至道於萬國寄良政於百官直道而行不可  
則止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不日而致矣視聽貌言無從而  
失也制策曰禮以餘情情流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

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倍未融侔  
明斯要者臣聞化難將美人各有心不違制節必有放縱  
故先王作典禮以防之興雅樂以感之用能移風易俗安  
上理人矣今陛下行宗廟之禮故能配天地之神履直言  
之議故能立上下之敬聽宮商之變故能分善惡之倍損  
鄭衛之音奏蕭韶之樂正䟽略之弊敦揖讓之儀州郡大  
行朝廷式序同異斯達內外罔差旣合盡美之端何問不  
才之子若蠢愚而說則陛下無有味之咎若駐筆而述則  
陛下鍾佇明之訪實迷海遊何足知之臣聞大樂與天地  
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旣列同異之因將分內外之殊皇  
王是尊古今賢一作所重俱爲時用其功一焉制策曰四時



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者臣聞四時武德制  
之以周王五行文始本之於漢帝制策曰昭德武德莫辨  
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昭德武德寔有攸尊之  
道昭容禮容出於劉氏之代昔者魯哀公問儒行宣尼有  
更僕之勞孔父訪烏官郊子生傾蓋之倦然且富學滄海  
猶黽勉於一隅况乎道謝桂林豈對揚於庶事徒周遊於  
文苑終展轉於迷津謹對

同前

孫翊

對臣聞登衡霍者嗟培塿之微泛漲海者鄙潢汙之陋臣  
草茅孤賤才無足取屬絲綸明揚州閣選辟謬得接武群  
羣此有時英而文物昭回宸顏咫尺退思愚劣甚不稱聖  
朝求賢之意也揆拙競顏心媿失守將何以充塞大明對  
敷天休聞之於師請言其略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  
之軌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伏惟皇帝陛下開元立極  
地平天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獲龍咸事陰陽以和聖德  
動天無遠不屆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方旌累降徵搜  
是急日昃視朝文武並進旣盡美矣無德而稱猶且罪已  
為心在予興嘆此陛下之至讓也小臣何足以當哉然茲  
舞德音忝列明試敢不瀝肝膽獻所聞乎臣恭惟政理之  
間傳諸長者之口以先朝之事一二明之昔貞觀求微之  
間恭默而天下理家給而人足時和而歲豐外戶不扃牛  
羊被野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中府之錢貫朽莫校然而戎



車屢駕不無事矣於是度遼之師鬼方之討賀蘭之戰高  
昌之伐而軍人無損帑藏如初國家富有海內百餘年士  
庶之多如曩時之兼倍征戍之役當今日之無何豈往得  
而今失將政繁而倍變其故何哉良有由也議者以為賦  
斂厚徭役繁風俗奢利息倍今若息其宮室愛人節用省  
無事之官罷不急之務三年政成臣竊遲之愚心曉然謂  
在此矣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又  
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伏惟陛下躬神武之姿廣聰明之  
德思弘至道厲精為政及支及支者不受章疏見後漢一本作及晨非通奏甲  
夜觀書勵神聰於九疇留睿情於百氏臣聞智小不可謀  
大綆短難於汲深窺聖謀之莫測謂宸衷之不凡致遠恐

泥不其難乎夫視者明也審邪正與曲直聽者聰也察善  
惡與是非貌者容止可觀儼恪之所謂言者詞令斯在榮  
辱之所由又時陽若蕭時雨若察休咎之關會歸于皇建  
惟睿哲之作聖繫彼道樞故曰無及無側王道正直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一以貫之此其義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  
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  
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夫大禮與天地  
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豈惟明尊卑辨等列動天地感鬼  
神而已哉豈不繁於鍾鼓諒無徵於玉帛樂自外作必假  
器以明儀禮由中起故備物以飾容蓋有國之典章生人  
之冕服均五材之並用廢一不可類三者之何先尤宜去



食故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去  
同即異離之則多傷相湏而成蕪之則雙美一彼一此何  
後何先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  
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  
予疑臣聞暴秦失政皇漢創業爰作樂以尊先聿釋享以  
追孝四時武德用之於高祖所以恢武功也文始五行陳  
之於文廟所以昭文德也蓋舞以盡意歌以崇德制自炎  
漢之君本乎孝武之代昭德盛德郊廟之樂也昭容禮容  
質文之辨也臣學不師古才非敏瞻慙瑣瑣之陋無足言  
哉仰蒼蒼之高茫然自失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六

直言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陸贄 貞元元年撰題

問皇帝若曰蓋聞上古有登科記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

四海登科記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也集無也字星辰軌道

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

滋廣異文質之辨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

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登科記

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

虔恭刻勵如恐墜失憂濟庶類夕惕晨興未惟前王之典

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集作崇儉法高宗以集作求賢興



夏啓之征作周文之伐集作旌孝弟舉直言養高年敦本

業平均一作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而浮靡

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

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登科記之志賦入日減而

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何古今

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

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其集作本末將舉而行

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浸沴荐登科記興仍

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為登科記凶災

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

常也二者相登科記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

朕憂是卿士詢訪謨猷集作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

務既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尚登科記廣欲

一作轉輸登科記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

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

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蓄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虛集作

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難災畢志直書無有所

隱

穆質登科記費第二人

對臣聞帝王之理殊塗而諫諍之道一致五諫之要同歸

而直諫之用為急今朝廷之不聞直聲久矣伏惟陛下採

唐堯師錫之義降禹湯罪已之詞詳延直臣博求失政自

余明



近古已來憂勞思理未有如此其至者且何患乎不得爲堯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與天比崇欲陛下之名與天無極斯乃天之意也臣之志也不然者臣當退從作者七人之八耳孰爲來哉制策曰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辨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臣聞三皇以道化五帝以德化故曰脩己以安百姓垂衣而化天下天何言哉帝何力哉無爲而已遂性而已至道旣往至德寢衰而三代之主先之以禮義故有法度之制

質文之變高其隄防崇其刑辟不臻大化迄可小康上古之君三代之主教道旣異勞逸自殊則知理之盛衰皆德所致效在德有優劣非時有澆淳繼三代者其隆殺可知矣制策曰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厲如恐墜失憂濟庶務夕惕晨興臣聞舜禹日兢湯武日業皆前代帝王之所以爲理憂勤之至也竊聞陛下憂勞大道勤績庶務無大無小必躬必親靡不關心靡不經手勤亦至矣憂亦至矣然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古人云人生處代如白駒過隙耳何忽自苦如此又陛下一則罪已二則罪已若然者復何用宰相乎何用有司乎制策曰未惟前王之典暮是則仰策問作誦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



夏啓之征作周文之伐旌孝弟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  
平徭賦黜陟幽明厲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  
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  
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  
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歟何古今之事  
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  
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臣聞事不  
師古以克末世匪說攸聞陛下追惟前王之典慕是稽古  
之道也然陛下師古為理也欲何為乎為皇乎為帝乎為  
王乎驅天下之人欲令歸忠耶歸敬耶歸文耶漢文帝以  
清淨為宗近稱刑措漢宣帝以刑名律下亦謂中興自古  
以來未有不舉綱而目正不澄源而流清者矣此亦陛下  
熟聞之矣是憲是則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趨也  
臣聞大禹稱三王首者以其卑宮室菲飲食裕人克己儉  
之至也其道埋沒不嗣久矣惟陛下獨能師而行之苟綸  
言之可復則天下之可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雖令不從者也臣聞自古求賢各以類至三皇師其臣  
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其臣欲為皇則行事師之禮欲為帝  
則行取友之禮欲為王則行取臣之禮自昔哲王則有感  
憂而行傳巖惟肖則有協卜而出渭濱親載則有卑辭以  
厚禮湯命五返於處士則有可就不可屈備獨三顧於草  
廬此皆陛下備聞之矣臣竊見國家取賢之道其禮部吏



部失之遠矣則制策之舉最爲高科以臣言之不得無弊且陛下弓旌不出玄纁深載無聘問之先有投刺自媒者無軟輪之禮有躡屩而來者支離於京闕會計於有司又廣張節文妄設條格禁御約束隣諸盜賊防賢之意甚於防姦崎嶇困辱曠日未久然則一覩天顏一承聖問臣恐皇王佐略不可由此而致也今之所得者乃臣輩瑣瑣者耳疆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厚顏包羞臣竊自咲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乃國家最弊之務伏惟陛下加思重而慎之陛下文可經天地武可定禍亂我武載張則河壖亡命之寇旣以指朝自滅我文載脩則淮瀕逋逃之醜可以不日自來道冠古今功格上下夏啓周發曾何足云陛下旌孝弟而孝弟未能化人旌之未得其實也舉直言而直言未得上達舉之不以其人也養高年則廢禮已久未有聞焉敦本業則失農者多鮮有勸者平均徭稅而怨嗟日生姦賊之吏未去也黜陟幽明而善惡同貫考課之法未精也陛下師崇儉之遺訓則浮靡何患不革前王之典暮必用則理化何患不行化行則暴亂懲奸犯息然後禮義可浹五教自宣矣七臣者豈非孝經所謂天子有爭臣七人乎今朝廷列官致位有以諫爲名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其數衆不止七人使陛下有未臻之嘆其過將有所歸矣以陛下養高年之禮著于上則鄉黨不廢尚齒之儀均徭之法行於吏則蒸黎有安土之志安土則樂業



樂業則務本務本則興農興農則家給家給則賦不減而人不貧矣吏道愈淫者吏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者遺其實以資歷為優試材者突其本以書判為上加以檢驗茲章簡牘繁揉曠眊淹滯吏緣為姦事壅於上權移於下胥徒末品得擅官府所以財賄公行不殊市道量職求直價若平準古則為官擇人今則為財擇官反古害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經之目試文之科不同歸於吏部選之至於此雖廉察日增固不及也若剗革前弊明詔固當疾行創立新規微臣以為不可且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繁然德輶如毛在克已而已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天之時則易從行古之道得理之中則有據制策曰自頃陰陽舛候稜沴洊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為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云從人靡蓋蔽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遂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人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臣聞旱蝗稽諸洪範為言不乂之罰也言之不乂令之不信也言不乂也金失其性為木所傷木東方少陽古云陽騰所以為旱陽既亢極氣又蒸則介蟲為孽冬斯為害昆蟲比年旱魃為害已甚矣則洪範之徵亦明矣



無乃陛下認令不信乎又聞軍旅之必有凶年其握  
兵者不本乎仁義貪於利殺用怒皆氣積下以傷陰  
陽之和也則國家兵先於河地旱地之次及河南旱亦  
隨後次關中關中又蝗馬既仍歲蝗亦比年無乃陛下用  
兵者不詳其道也臣謹稽古典參於歷代禳除異術祈禱  
多門至若貶食省用稼務作稽圭璧求邪於幻術覲福於  
釋流土龍矯首於通衢羣巫分袖而鼓舞此又從人之欲  
也至若兩漢舊儀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又一  
時之事也然俱非救旱之本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一  
宰一牧勤卹人隱精達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禱蝗且出  
境旱不為災牧宰之微尚或臻此况陛下尊為天子德為

聖人神動而天從氣使而時變至誠所感何往不通臣伏  
見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損常膳  
而不御議獄緩死掩骼埋胔詔文始書害氣將究詔書始  
下和氣自生故不旬朝之間兇渠殲殄兵革偃息甘雨荐  
降氛災自銷天也蓋人也明矣速矣然則陛下之德有以  
動天天日不也蓋鬼神乎若堯湯之災陰陽之數此則  
先儒之言也蓋不敢傳疑惟洪範之徵信也謹而言  
之陛下之德也蓋聞堯之水湯之旱而國無損瘠者蓄  
積多也蓋今國家或時不雨一歲不登堯湯比之  
懸矣人言也蓋為空虛者備之不早頃所以賦斂無極  
怨讟也蓋深朝夕具豈不以兵爭今蒲同勞



師既還... 慮費用者多... 猶慮曠職者... 君止之所執... 然無可久之圖... 行應急而化... 縛所以遇運... 逸坐迎天命... 叙之故制策... 求寐然就列... 臣微曷足以當之... 生為唐人馬牛之齒... 賤矣與螻蟻何異... 六經九流百氏前王... 于心頗亦備之于學... 益任賢... 耳或有所... 爾皇天... 憂臆... 地之德... 直言... 器通明古今副我虛

臣微曷足以當之... 生為唐人馬牛之齒... 賤矣與螻蟻何異... 六經九流百氏前王... 于心頗亦備之于學... 益任賢... 耳或有所... 爾皇天... 憂臆... 地之德... 直言... 器通明古今副我虛



皇唐

此乃得有路索言之於上也若賢與良

則臣之

忠之

臨淫戮

明知故

益

以成也

策十一

下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六

策十一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二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

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未謹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

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

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

至論登科記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

代茲朕所以嘆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

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

萬曆六年刊



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集作發非明之

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方集作邦懷仁三

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漏登科記澤于下升中

于天周漢已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

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昨未遂富庶督

耕殖文類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權酷之科而下有重

歛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

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

錯而用登科記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

人之意啓迪未哲文粹之懷眷茲石聞固所詳究又執契

之道垂衣不言悉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

其功漢元優游於儒術集作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

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登科

字今子大夫孰究其言旨屬之於篇登科記與自朕躬毋

悼後害元稹

對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集作幸及之是天下人

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

賦文粹納豈虛美哉盖用之也文粹是以益賚禹

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畧也洎漢文帝羞

蓋文粹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文粹天下郡國有賢良

之貢入焉塞詔者晁錯而已至武帝時集有然董仲舒出

然而卒不能選用文粹條對施之文粹天下夫用其策不

然而卒不能選用文粹條對施之文粹天下夫用其策不

然而卒不能選用文粹條對施之文粹天下夫用其策不



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為乎若此

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

暮敗文粹作改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

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祿文粹作秩

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文粹作策得某士

文粹作問某事行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

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今

陛下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求斥已之至文粹作正言責文粹作責著

明之確論斯集作實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

然臣所以上愚對皆以指病陳術而為典要不以舉凡體

論而飾文詞事苟使人銜繁必獻言苟諧理雖鄙必書國

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替耳集作體

之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施之天下使

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子然後能

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

則臣有瞽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

矣亦臣之所甘心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集作悼禮樂之寢

微文粹作寢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術酌推恩寓令

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別白而書之昔我高

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文粹作撥去禍亂我太宗文皇帝隸

橐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

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

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

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



氣和惣天下之衆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  
歡愛之化文類行是以革三玉之所因善六代之所舉集

盡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表舜是集異事哉誠有物集

有誠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召

集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過文粹焉四十年間

刑罰不試人用滋植四海大和於是舉文粹升中告禪之

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舉東巡西狩集念歲之典則宅

集作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征戍

聿興集作從戊作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有之者

一朝為兵殲之兵興以來至今為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

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

而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群儒念禮樂之

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復完之日也微

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為將欲興禮樂必先集作富黎

人將欲富黎人必先集作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兩文

備言之夫古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

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讓立於內則

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

文粹銷爭奪之患文粹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而

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脩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畧

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

力之不克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文

文苑英華



夫作且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  
 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  
 物之智則食之是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  
 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農則文粹農不  
作耕  
 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  
 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務本者恒多豈強之哉彼易圖而此  
 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  
 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兼并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  
 去華絕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之寵戎服者無超乘挽疆  
 之勇而有橫擊詭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為游食蠢  
 朴愚鈍集作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此又文粹非他彼

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惰游之戶轉增集作而耕桑

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輸集作而猶不給者今且數家

二字集作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

慘集作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瀆集作矣今之課吏者

以賦歛無逋負為上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

陛下之人耳若然則農桑之用集作既如彼惰遊之衆又

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惰遊之戶衆則富庶之

道集作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

食之徒絕雕蟲文粹不急之功罷商賈兼并之業察浮圖

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徭興耕戰之術則惰游之戶

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道集作興



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之

虞山後在陛下悠久戒之慎之而已文粹作安在陛下慎

悠悠懲之戒之至於主父偃乘七國并吞之後謀集作將分

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文粹作強之時先文粹作申詐力

而行寓令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齊

明文粹作於於聖朝哉臣雖賤庸尚不敢陳王道文粹作禹湯言於帝

皇之日况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詳究言之臣

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為執契則群下用情躬親文粹作在下

則庶官無黨文粹作當以漢文尚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

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

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

之學興而經緯之道集作文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

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斲

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植集作殖嘉穀也然而不能遏

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遏集作特之者芟夷錢鏹之而已唐堯

之闢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殖文粹作殖禹舜而種臯陶也又文粹

作無不能遏文粹作辨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以遏之者放棄

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

器文粹作盡是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

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

不可哉至於考績之課集作科廢章句之學興經緯之道衰

集作喪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及文粹作問及漢

六

六



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經者又不出集

過於覆射數字明義者材集作至於辨集作一集條是以中第

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憊然以是為通經固若是乎至

於工文自試者則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

荀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即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

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拱嘿因循者為清流行

法蒞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

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今之備朝

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而加一禽尚不

能得况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

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群吏群吏又可察乎苟或

不可察文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

歎用情念垂衣而懼不理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

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及國家

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

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為上第口習文理者次

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

理中是非者為上第藻績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于未

隸集作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文粹禮部第其高下歸

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

吏部罷書判萬身集作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日校能之



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禮部即校天下群吏之理  
 最在第一至第二者校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  
 人之官藉之為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  
 遲速之分定矣一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於群有  
 司之正長外至於庶問節制者各舉稱集作備朝選者一人  
 外自牧守內至于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文粹作備  
吏部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  
 舉賢為不察舉不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  
 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叙常之式其有業未  
 通於學才不屬集作應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  
 以集作叙年課資之格而後任之若此則敷集作叙用之典恒而

八寸之才無所棄矣兩科立則群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  
 陛下乃執左契以御之物文粹作握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  
 目之運支體是集作豈支體運而無效於心目乎察群材如  
 明鏡之形美惡豈文粹作是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鑒集作鏡乎然  
 後陛下關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日以天下之目視達  
 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言以為好惡集作不私其心  
 端拱巖廊高居宸極文粹作深視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  
 難續聳而聲響文粹作舉動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  
 武督責之術又惡足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  
 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為君仁壽懽康未始  
 有極何忽自苦墮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臣以為國家兵



興以來天下之人惜集作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陟集

即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

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歛恨於窮泉此臣之所

以汲汲於心者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英華及唐文類聚皆云設

三式以任人惟稹集作四式其二日記功之式每歲群吏之理最在第四者籍而書之蒲歲吏部會集而授署之若

此者殿最之道存而清濁之流異矣

同前

帝處厚

對臣聞古之道蒞天下皆酌人言用疑庶績伏惟陛下統

承丕緒光膺駿命志氣中蘊清明下臨恤黎庶而惠慈方

洽梟叛戾而威武已熾猶能慮危於未兆思理於已安聿

述孝思續述前烈愍官吏之無用求斥已之至言微臣不

用不足以操事體識不足以經遠祇奉聖問伏用兢兢謹

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

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

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

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

斥已之至言推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

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諮體用之要庶

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聞驩

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臣聞復濟慎懼

雖危必樂理安佚肆雖順必憂帝堯之為道也大矣書稱

其本曰允恭克讓文王之為德也弘矣詩美其功曰小心



翼翼圖天下之安者必稱一作之於勞慮天下之大者必  
 慎之於微任賢誠固思慮誠深百姓雖未富庶四夷雖未  
 賓服天下明知其治也任賢不固思慮不深百姓雖富庶  
 四夷雖賓服天下明知其亂也今陛下鑒前代已往之失  
 求當今未然之理使虛文不設於下至言必聞乎上端視  
 疑聽所委惟賢則上獲其益矣惠爵施祿所理惟直則下  
 輸其情矣顧言而動思利乎安則何慮乎言不行顧行  
 而動思利乎安則何慮乎行之有倦誠能於一日  
 日業業於無小無大苟能此道雖微必昌強鳳凰  
 麒麟不足來甘露醴泉不足致三光四時不天之  
 明也斯不愛其道地之博厚也斯不愛其寶彼大者

若是况其細者而難乎制策曰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  
 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  
 舉漏一作澤于下升中于天周漢已還莫斯為盛自禍階  
 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  
 念茲疲毗遂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  
 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  
 而可以濟其難者伏以陛下蘊克明德繼荷大業居十聖  
 之全區宇守百代之成禮樂揚高祖之耿光播太宗之休  
 烈思黷武而弭戢念疲昨之富庶理自順此生危自反此  
 作兵者國之威也威不立則暴不禁君得其術而已舉其  
 要而已凡善用兵者用兵之精次用兵者用兵之形用精



者國逸而功倍用形者人勞而威立令行禁止俗富刑清  
仁足以懷義足以服端居廟堂之上威加四海之外而叛  
者嘗欲繫其頸而制其命伏其心而答其背此兵之精也  
金鼓擊刺追奔逐北攻城掠地斬馘獻俘憂思巖廊之上  
謀制千里之外而叛者有以畏其威而懲其罰化其心而  
戢其暴此兵之形也陶然而化其效不形兵貴藏有於無  
兵之形不可張也騷然而動其政難久人不可終擾兵之  
精所宜密勝也今陛下既梟叛寇復征違命屈已之至已  
浹于兆庶恤人之誠已敷于四海乘衆之怒用兵之形則  
近無轉輸搔擾之勤遠無經費供求之役誠能固守必大  
畏其力小懷其德矣肯立兵宿中原之為虞生人耗竭之為

慮臣又聞理國之本富之為先富人方勸農為大三代  
以耕籍率天下漢朝以孝悌配力田皆勸之之道夫農寒  
耕熱耘沾體塗足晝夜之筋力勤焉父兄之手足悴焉而  
官輸籍督坐非已有夷時郡邑長吏偷容朝夕養聲釣祿  
非恤人隱此所以耕植之業不勤戀本之心不固有遁於  
軍旅而邀功賞者有冒于老釋而瀆清濁者有逸於負販  
而制貧人者有隱于椎剝而干教令者農耕之難也如彼  
日百其勸常有不務者矣游惰之逸也如此日百其禁常  
有不息者矣由上之為政知人苦之者勸之必深知人樂  
之者禁之必至昔賈宗以農于十二州頒之以璽書黃霸  
以甲于二千石寵之以使臣在陛下注意於守宰字人之



官以田墾闢爲最。人無敢爲殿，即耕植可勸，困竭可蘇，兵未弭則人不喜，人不喜則農不勸，農不勸則國用虛，此權酷所以興也。然豈徒之稅山澤之利，法用得其要，不在峻其科理，不得其吏，不猶明其法，明其法得其要，則上無峻刻之舉，下無重斂之困矣。陛下制策曰：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臣聞王者之興，皆鑒乎前代。聖君賢佐之所以興，昏主庸君之所以喪，景行其興也，用得以常理戒慎其喪也。用得以常存詩人美殷鑒于有夏，賈山諫漢而借論亡秦，備于圖籍，著于編冊，非臣繁詞所可曲盡。自陛下統極舉滯淹已逝，責恤刑獄，振乏絕，德澤所臨，戴之不暇。微臣未見其失也。明將來之戒，其在法令刑賞乎？四海之廣，億兆之衆，非家令戶告之能也。發號出令而已矣。伏惟陛下聿求善政，大振洪猷，人之獻替，政之損益，燦乎其書，灼乎其人。始則鼓舞蹈詠，不足以克其善終，則渴日望歲，不足以喻其勞教之本。莫大乎復言政之先，莫大乎重令誠能，復言重令上之克當乎天心，下之允協乎人情。天人交相爲感，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不然日有德音而人不悅，日有威罰而人不畏，苟不悅矣，無與同勸，苟不畏矣，無與同沮。此非法令之可裁也。成一時之功者，寵乎其功者也。思百代之利者，祭乎其名者也。其名不足以勸者，則刑罰行焉。是小人之所趨，君子之所務。今陛下刑賞已足，勸懲未及。又喜文史，君子竭忠，小人輸力。



舉如鴻毛捨如地芥何一不亦成何求而不效陛下之不

為非不能也伏以致諫一逆賞罪止渠魁原情究惡不及其

母此帝王之刑也戎臣饋軍致命拆寇淫恩必厚爵位必

如此王霸之賞也然善有彰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

賞一人不足以聳天下之善者其賞不足行刑一人不足

以禁天下之暴者其刑不足用今宜賞不違疑作遺微細惟

功之所加罰不為暴亂惟罪之所出此天下之人所以皆

知賞之可重而罰之可戒制策曰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

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古求人之意啓廸

未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臣聞漢興鑒亡秦孤立之

弊蹤周官衆建之法苴茅列土非復異姓其後漢楚強大

本根不拔晁錯之策未終七國之兵已發主父念前事之

敗露期本朝之強大分封子弟使得推恩諸侯之國星鮮

於上漢廷之威風行於下此所以為謀也齊桓當周季陵

夷之運思大彰翊霸之功志圖兼弱力存攻昧思逞其欲

是務強兵習之野大國防其謀習之朝小國謹其備其志

不可以速得其功不可以立伏用為隱政而行寓令此其

所以霸也制策曰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

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

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一途取捨未獲所從吾心浩

然蓋所疑惑于大夫孰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

後害者臣聞契者君之一所司也綜其會歸則燕務隨而振

後害者臣聞契者君之一所司也綜其會歸則燕務隨而振



之職者君之所司也。職其功跡則百役通其流矣。委之職業也。非委其權專其操持也。非專其事賞罰好惡之出生殺恩威之柄。此非權專其操持乎。委之于下則王道不行矣。提衡舉尺守器執量。此非事與職業乎。專之于上則下功不成矣。不委其操持安所用其私乎。不專其職業孰慮無效乎。君收其大柄臣職其所守。然大柄不得充於上臣得佐而成之所守不可屬於下。君得舉而明之故乾之經曰首出庶物坤之文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而泰形焉。陰陽離而否形焉。君臣之道蓋象乎此。漢元優游於儒學而權歸王氏。失其所專也。光武責更事於三公而勞神簿書集其所委也。一則曠而蕩一則祭而陋。既非中道不可以範臣所請。陰陽乾坤之說各存其道而交有所感。然成其悠久配乎持載如此而已。才者綜物以研務識者辨惑而不泥體者撫往以經遠用者臨事而造至神而明之可以輔陶鈞可以贊化育。微臣固陋從師之說循名而實不克承問而學不稱進退殞越懼煩刑書謹對。庶勿或於下。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七



既善其理其大德臣職其  
外相之德前各而實不京承問而學不餘其長而餘其  
事而盡至軒而與之而以神制險而以贊外育妙引固  
其所以而然端其然而不其豈者無其以強其用其  
其而而交在而然然其然又而平其輝其出而日其  
亦而而而非中其不而以神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八 策十二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二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策目見四百八十七卷與元稹同

獨孤郁

對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今天道帝道並行  
於上群僚庶物咸遂於下伏惟陛下與天為仁與雷作解  
臣則蠢動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知其由比於金石草木  
物之無心者也扣之或大鳴小鳴終始相生清濁雜作變  
而成文者以聖人擊考之不得其聲也若臣者朴直蠢  
愚陛下考之而無聲是不如金石草木之無心矣敢不極  
聞以對伏以陛下多聽者言多聽者言多聽者言多聽者言



之謀垂不倦之聽欲使上通其益下通其情君臣之間雖  
然相與此禹所以稱大謨所以稱盛者用此道也臣何足  
以仰承之臣以為有國不患無賢患不能用賢不患無直  
言患不能容直言今夫朝廷之大百官之衆非無賢也然  
陛下黜纘凝旒或未之察群臣各默默來朝而退雖有賢  
哲孰能辨之觀易卦乾上坤下否坤上乾下泰乾為君坤  
為臣君意下降臣誠上達則是天地交泰之時也君意不  
下降臣誠不上達則是天地不交否之時也若太宗文皇  
帝每一視朝未嘗不從容問群臣政之得失下有一毫之  
善上無不獎上有一毫之失下無不諫或有引入禁內或  
周旋禁中疾則幸其第沒則臨其喪君臣之道可謂至矣  
是以無遺才無闕政巍巍蕩蕩與天無窮者上下交泰也  
秦帝胡亥信用左右左右欲專秦柄乃教胡亥曰陛下富  
有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  
也於是胡亥常居禁中群臣希見者不聞其過天下所以  
亂者上下不交也伏惟陛下上法天下法地中法太宗每  
坐朝宣旨使群臣各有所陳陛下賜之溫顏盡其啓沃言  
誨疑作語侍從之臣得以奉其職左右有所思以貽來代諫  
諍之官與聞其政而獻替之使此輩無有所補黜之可也  
使其稍識大體陛下與之論道講政豈不可一作或裨於萬  
一也孰敢不輸其情乎苟居位者不與之言獻直言者不  
與之用又何必搜羅巖穴逐訪不用之人勤求不信之言



乎賢者固不來也來者又何言也此體用之要求賢濟理之術盡於是矣惟陛下行之若生人之困於衣食而無憲本之心但兵宿中原如此實曰方面大臣之罪也夫方面大臣宜直播天子之休風保撫其人如赤子而乃傾其脂血剥其生財聚其技慧淫巧以蕩上心天子誠以爲物力有餘而不知其情也執事者又未嘗聞以生人艱苦爲言而得罪者豈其盡直而不用乎夫王者居於九天之上非臣痛激肝血指明而言亦何由而達也若臣者草木孤賤宜周旋其所以能而言之也今天下困於商稅不均可謂甚矣百姓之忘木十而九矣昔嘗有人有良田千畝桑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稅不下七萬錢

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爲墟居室崩壞羊犬奴婢十不餘一而公家之稅曾不稍蠲督責鞭笞死亡而後已於是州伯邑長方以人安賦集攘臂於其間趨辦朝廷用昇考績取彼逋責均其所存展轉奔逃又昇戶口是以賦益重而人益貧不均之甚一也是故欲人之財賦均一而無日蹙之患宜視通邑之盈虛使鄉戶坐于田迭相隱覈其上下不使貪官賊吏紛動其間則有無輕重可得而均也夫古有四入今轉加七計口而十分之其所以盡悴出賦而衣食其九者農夫蠶婦而已絳衣淺帶以代農者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二髡頭壞衣不耕不蠶坐而供養者人十之二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鬻



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二乘時射利貿遷有無取倍稱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之一其餘爲農桑之數焉農夫糠覈不足而十人者畜馬厭梁粟鬻婦衣不蔽形而十人者咸襲羅紈是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則從軍善計則貿遷避事則髡削技巧則爲工師拙姦則爲駟僮非驕愚專一無他腸者孰肯勤體効力爲稼穡之苦乎且以田廢而衣食罕者戶口所在減而背本之利多不均之甚二也陛下誠能寬農人之征而優樂之杜衆邪之門而困辱之則農桑益而衣食有餘也自兵革以來人多流散版籍廢絕戶口蕩析加以憂懼越于異鄉未以僥倖利其苟且寬之則偷於朝夕勤一作之

則擬而陷於邪又訛言焉屋室聚爲瓦礫田野俱爲榛蕪賦稅不均居者日困又爲此也伏望陛下勅百姓所在編爲土著不即歸之舊鄉繕黃籍生則書之死則去之庶男女之所生戶口之多少可得而知也無田者給與公田假種食因其井泉制爲民居藝桑麻種蒲蔬育狗彘三年不輸官自物即于三年人猶有之他者所至得以重罪罪之然後人安其生樂其業而無奔亡之患矣安土則敦本敦本則人庶矣稅均則歛輕歛輕則人富矣以此阜俗不盛何爲以此濟人何難之有若夫鹽權者經國之所資財用之大寶也然而當今之務若脩其業除其弊亦可以無重歛之困也夫鹽權之重弊失於商徒操利權州縣不奉法



賈太重而利太煩布帛精麤不中數矣夫以商徒操利權則其利有時而廢州郡不敢誰何是勸農人以逐末也州郡不奉法則各私其人而盜煮者行矣賈太重則貧者不堪矣吏太煩則糜費之者衆矣布帛精麤不中數則女工徒損風俗偷薄而上困矣即如此宜罷鹽鐵之官以省費一作其停郡府之政令以一其門禁人為商以反其耕損捐厚賈以利其人速其售而布帛必精以齊其俗以厚其利如此亦可大裨於國大賴於人矣酒酤之人罷之可也大既往之失不能久於其道將來之虞中道盡也自古帝王未有不勤儉於其初天下歸焉滿假於其終天下離焉陛下以勤儉為恒滿假為戒勤而不已損之又損慎終如初

守而勿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其可息乎可懈乎晁錯所以急繩七國者欲尊天子恐削弱遲而禍大矣主父所以推恩子弟者因其欲而分裂諸侯之易矣今天下一家盡為郡縣無諸侯强大之患無宗室葭莩之親而以推恩為言臣恐未可以令天下也齊桓之時列國相傾管夷吾欲輔霸業恐諸侯先謀而為之備是以脩其寓令而兵食足焉使戰者必耕耕者必戰無事則散之壠畝有事則授之甲兵此古人之意可行之驗也夫舜之所以為聖人以其選賢任能也五教契也五穀棄也五刑臯陶也八音夔也九疇伯益也水土禹也喉舌龍也共工垂也舜無事焉是以執左契垂衣裳而天下理豈以



必躬必親侵于百職然後以為聖乎必也信而顯之作而行之任之而績用不立則有寬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殛鯀于羽山刑罰有可必加矣孰敢用其私乎儒家流者示人以中而為之節訪其所至而導其不至使夫君臣父子各得其正此其所長也然迂者為之則執古以非今凝滯而不變夫責課者所以俯仰百官也然光武用之而非美者責人之効重也伏惟陛下取漢光武之求實勿務速成用漢元帝之崇儒知其凝滯任人而疑之所為端拱而不失其勇取捨之間於此乎判矣陛下

不能

下問狀

直其辭既問矣微臣盡忠宜採其策盡

忠者不易

一作容

持也直者誰欲

一作肯

為也忠未見盡直必

有恹恹構而直不悔不信而忠不迫者蓋有之矣由未見其為人也非天之與其剛健地之與其直方內不疑其身外不疑於人憂君而不顧其已濟物而不求其利者孰肯惘惘欵欵出於骨髓發於肝膈如此其切於天下乎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安微臣得保其生不安微臣不保其死是以懷其効以天下為憂不懷其身以天下為念知所以責難於君者宜盡忠言知所以盡忠於已者宜及一作急天下如此况陛下宗廟之重其可忽乎屬之于篇勉之於上是在陛下而已矣

同前

白居易



對臣聞漢文帝嘗曰：『吾嘗聞堯舜之君，上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可為流涕者，四可為流涕者。』夫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自茲一文粹作魏晉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臣之忠不逮集作於賈誼乎？不然，何喪集作亂之時愈多，而公集作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集作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示集作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文粹有臣之才誠集作劣文粹於古人，輒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作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惟陛下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疢之方，別集作懲文粹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於此，此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文粹疾病之作有因緣矣，集作救療之方有次第矣，集作臣請

可行之策示集作論 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文粹有臣之才誠集作劣文粹於古人輒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作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惟陛下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疢之方別集作懲文粹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於此此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文粹疾病之作有因緣矣集作救療之方有次第矣集作臣請



爲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旣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旣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浸微寇旣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賦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曰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曰峻筦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剝月朘以至於耗竭其

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入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脩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望集作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

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元集作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若政教脩則下無詐僞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



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息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  
 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  
 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獲  
 驚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  
 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以集作日減疲疇可以  
集作月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  
 富則廉讓之風行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乘其  
 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  
 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  
 脩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革此臣所謂救療  
 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文粹作至於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

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  
 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時集作

秋也雖欲寓令今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  
 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

但陛下期集作詞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能集作將光二宗

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慕哉精究之  
 端倪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  
 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  
 化之所急今古之所文粹作所共疑而陛下幸念之臣有以知

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已成之化非  
 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



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天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諫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為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乎臣聞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脩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亭百揆內勤萬幾晏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乎終則安於恭己逸於得賢明刑至於文粹勞而戒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為乎

作刑明無刑明賞至

文粹於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

故臣以謂無為者非無所為也必先為而後致無為也集

必先有為而後

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所不為蓋謂是矣夫委

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

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文粹

作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

者百職小而眾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聰所能徧察一

明所能周鑒

集作

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

要而執之焉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秉其功以帝

天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

其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者不能為一焉但執

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體也不能為一焉



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浸衰者非他昧無為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也

集作 臣伏以聖策首章曰上獲其益下輸其誠其末章則又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任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

文粹 作味 於

莫不欲逞其集作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畧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奸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奸邪也人餒而後食之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鬲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願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保邦恒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無逸

集作 過 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昇平



之始則是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  
之間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  
微臣喜朝聞其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  
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九

策十三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諫諍策一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策目見四百八十七卷元稹同羅讓

對臣聞千榮萬化聖帝哲王聲烈遐載者無他中心無爲  
以守至正而已矣以謀大化而已矣伏惟皇帝陛下垂拱  
六極始初清明丕揚累休渙發于詔啓天宇而溯古薰至  
和以拯今咸懷浸沉罔不濡澤誠至正也誠大化也猶復  
乃遠乃近乃左乃右旁求下問舉薦奔走履衆美而不顯



儲神明其如遺在邦政之紀察鏡人善之善敗優游紬繹

以循一作始終外其委制當其忌諱敬乎縣轉百三之獨

致也臣愚智能淺薄不明大體時用之宜術業暗昧不充

才識蕪茂之稱徒冒萬一網罪以聞臣伏讀聖策首陳禹

拜漢徵之旨求索真之要臣聞上古之君薰能同和不敢

自是必求讜諫以諭缺敗用心之過則薄獎其人言之失

中則寬容無虞使人上得真情下得流通也一作使夫士

通後代帝王雖有作者道或外是已實內非言之或臧寒

寒無聞言之或違隄防斯至雖科條曾及適足張其亂目

矣叩擊切害適足塞其直聲矣聞之失得君之効歟今陛

下躬神聖之資痛源流之塞較量至當加迪今來黜退

邪咨謀體要誠猜雄者之所共遠亦欲隘者之所共難凡

曰胷臆是皆聳實詳近一作延語直之幸也伏見聖策咨問

兵戰商農之道臣請指事而言之臣聞兵者以謀全以氣

勝以謀全制度為神耳得其數則威令格物少能成功失

其數則黜疑作黜武無別一作列多益為弊寢疑作寢用不制刑

于寓內今國家自兵興已來僅數十年生物以之暴殄人

情以之蠶遠殆握兵者建置失其道歟何者天下之甲兵

其數則不廣屯置散地且或至半而兵柄之臣率好生事

不思戢伏貴筭威名則有崇廣卒徒之員聚擁虓闕之群

厚歛殘下媮取一切要一作要養敵張軍自衛望容攻守之至

復有懷弱軟以內一作內以託私倚行伍之數訖資廩



之具外實內虛守以藉之固者及殷而成一作之熊疑而

戰之其中未必有也朝廷又影響誅罰索其効死其可得

乎此兵之所以煩而益病也而人之所以困而不解也大

抵不賢者得掌其兵百則思兵千尋掌其兵千又思兵萬

尋掌其兵萬又思兵數萬以因其力以贍其欲長一日之

廢代一作謀萬里之策勲徒仰費於縣官高疑病於悠久

誠何謂矣陛下盍亦慮之乎伏望躬親視其將帥之為苟

非任畫易之不令其疑一作疑留而後圖也嚴備其要地之

屯苟不切盡罷之不令其廣置而出入也其所閱揀非實

不用其所樹置兵精不在多使名巧者必用吝發之巧各

劍者必有刺擊之妙名騎者必有超乘之捷名步者必有

卒奮之奇自外徂中歸乎一體自然無冗軍無惰人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軍無大半之耗人懷反業之志此減兵之

術也富庶之教於是乎生亦何遠取於古法也然而思戀

本之心蠲重賦之困又在於賦稅之道矣臣請得而具之

臣聞古者因地而料人今則稅人而捨地古者任土而作

貢今則溢貢而棄土古者均田而抑富今則與富而奪貧

是以人口剪耗而不息田畝汗萊而甚曠者非人懷苟且

之志樂懈惰之方迫不可忍勢有由耳王者在上量入以

出祿食賜與歲養經費必厚下以為用助而不稅屢而不

征亦非無其事也用菽粟藿秸有常稅人不愛也絲枲布

帛有常賦人不艱也雜以凶荒接以喪死間以興廢子弟

文苑英華 卷八 黃亨



父兄猶復勉勵率從不更其業何者制度專也以臣觀之  
則今之賦稅仍舊貫籍歛不加重而畝畝流離窮困無告  
殆執事有殊陛下之意乎必有急令暴賦發取無厭徭山  
後海詭求無狀奇貢珍獻希冀無怠託公寄私崇聚無極  
於是一水一土一草一木主要殫利俯權仰筭蒞之官焉  
專守之乃兵焉商不得回睨農不得舉手既奪其利又却  
其人此而不困孰以爲困權酷之道如是乎人顧其上猶  
仇讐安能思戀骨肉乎人視其居猶鳥獸安肯繫着桑井  
乎人慳其取猶寇盜安望輕重元本乎所以遁走苟免死  
亡不顧財日窮而事日削地益無疑作而人益煩猶前事  
也伏惟陛下審念之具有不經不度之人不常不政之調

必禁其所萌必罰其所自則奸官濫守慎不敢生事生生  
之理阜繁矣陛下又以禮節其情以樂樂其志又何患乎  
不復其盛不濟其難一作臣伏見聖策顧問既往將來之

事臣謹以江淮凶旱之事明之臣聞凡有災傷水旱之處  
歷代所說多聞詭隨之詞媚時主必曰帝堯乎有懷山襄  
陵之運也成湯乎有流金鑠石之運也是皆曲說非愚則  
誣臣嘗私怪之何不曰大舜乎無雷風霜雹之運也神禹  
乎無飛流彗孛之運也不直其詞因循若是天運之時集  
變易水旱歲時未爲災也理或失中感動陰陽頃刻爲災  
也故精舒謹乎則七年不足罹其咎簡誣輕忽則一日二  
日亦未成其災脩政著誠端心復德既往之事陛下宜以



此為懲矣然臣之所慮江淮又急者禦災之術將來之戒復憂於斯願悉數於陛下矣今國家內王畿外諸夏水陸綿地四面而遠而輸明該之大貴一作費根本實在於江淮矣何者隴右黔中山南已還境瘠瘠薄貨殖所入力不多也嶺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珍好繼至無大贍也河南河北河東已陷甲兵長積一作積農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裏天下耳陛下得不念之乎屬頃者連郡五十蒙被災旱長老聞見未之曾有涯脉川澤全為埃塵草木發為煙火斗粟之價重於兼金餓莩之家十有七八聞乞僕於男女者何暇保其家室乎聞立死於道路者何暇思其糠粃乎噉噉蒸徒展轉無所灰燼狼顧至今未寧且

今日狼顧明日狼顧力大勢詘禍欲何圖此臣所為陛下惜也長吏者又聞或非良善厚其毒忍瘵疑瘠而簡問威剝而自虞則陛下雖有賑發不輕得及雖有蠲放不輕得獲雖有詔諭不輕得聞此臣所為陛下疑也然欲安存緝理斯終何由以臣計之視長吏之悖理者選其重臣代之不待其蛇為虺也察郡縣之受災者擇其實以勞之不使其冤而無告也如此則朝令夕悅江淮保全則四嚮賦稅轉輸肩摩轂擊關中坐固而根本不搖猶無凶旱矣臣故曰將來之由在此而已矣臣伏見聖策次問推恩寓令之計夫漢晁錯陳諸侯削地之制謀之至者主父偃獻子弟推恩之令計之術者削地之制行則轉弛為急七國之難



結推恩之令下則強弱效一運之理定猶見之熟與不  
熟法之漸與不漸在否漸也則未得其相成以暴則天  
地不能速化求之昔意庶取於今又齊桓之霸國管仲之  
寓令晝戰足以目相識夜戰足以耳相聞將取威於隣敵  
俾逞志於天下五霸之事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羞言之  
若此者則小國權臣之細術耳臣固不能爲陛下述伏讀  
聖策次問專委儒術者臣聞聖王在上賢臣在下道德兼  
濟材智樂備專於上則聰明倍資安有無其效耶委於下  
則公器相率安有用其私耶然今以陛下之資材清光群  
臣其敢及若集事者在陛下必躬必親之謂乎躬之無備  
親之有制則垂衣執契亦不爽矣孝元則制自左右非用  
儒之失也光武則弊及群下非用課之得也儒近於得而  
所用者宜一變其弊若臣所見今之大者政或貴此可得  
而言國朝自武德已來典章甚明職員甚列官吏甚該備  
而道不弘政要或未臻者其官非人歟理非道歟略其大  
數錄其小歟臣所謂小者則天官卿采之調閱致驗選書  
至於一簿一尉一掾之末銓次升降勞而後罷是詳於覈  
小也及其揣量親人撫字之官又未喻也臣所謂大者天  
子之庭日相日受執越倫章乃有名邦聞邑群居之柄不  
階課最是非未明跡跡賢不肖歟言喧嘩隨其所來轉化  
容易似不畱聽是也夫天下之弊及小鹵莽及大輕  
重反殊使盜名死官之徒定處此惟恐居後狂扇誘掖



寵賂為事以相終始... 資藉殺生之柄... 設曰不堪耳目陰附事亦無由得而聞悔之何益耶陛下  
得不慎其所授乎臣以為今之郡縣長帥之官最關生人  
性命用在百里之父母莫如縣宰君乎千里之父母莫如  
刺史列城之父母莫如郡統使一得之必小康二得之必  
中康三得之必大康矣陛下雖不在殿天下之人洽於理  
平終亦無由誠不在多惟慎此三官而已矣臣又聞書曰  
爵罔及惡德春秋傳曰官之失德在蕭納邪惟君無邪則  
不納邪矣夫備聽獨任牽於左右所自邪也小臣大祿  
慶失中所自邪也錦文珠玉滛佚充斥所自邪也教令察  
視壅遏不宣所自邪也措克聚歛億度於上所自邪也依  
阿求同徑而不道所自邪也煩察繳縛弊歸於下所自邪  
也坐躋仁壽陛下又何疑乎不得浩然其心此微臣之志  
也伏惟審察之伏惟審念之臣伏見聖策終有究旨屬篇  
之說者臣固無以道師之說僅能勿墜耳俯仰睿問偃薄  
無所震其心熟知不免寧不自勝攀懇之至  
一作震其心  
胸如不克寧

不勝  
云云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元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問皇帝若曰蓋聞古之令三體上聖之姿御大寧  
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



諫以聞道作知惟寡味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

波之虞求賢咨議豈敢忽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

緯文武經武備之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

達聰周視聽之表斯風夜之所志也于大夫將何以匡逮

登科記而致之乎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

而効難彰明莫不欲還其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

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

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集作常不脩莫不

欲禁人之無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鑿豈無根源

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霑必同滌瑕穢以

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尊國學以振儒風

膏糜職以補維綱備眾官以叙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

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登科記農者無以免艱食學

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蹟未紀於庶工乏才之嘆未輟於

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

政未光大豈不憂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

而愈大乎仲嗣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德受田有經制漢之

法力登科記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登科

庸無依率是登科記交易焉得貪三字集富以

補登科記損多而益寡一作酌於

甲道其術如何其人登科記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

賢考然則登科記非登科記而通知不必文采

賢考然則登科記非登科記而通知不必文采

賢考然則登科記非登科記而通知不必文采



為輕重而士可...不必貧考為程準而更有條貫適變  
矯枉過正...於...何方可以厚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  
壽群生仁壽...前訓而可...  
從勿復勿并以...  
皇甫湜

對臣伏見陛下...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  
矣然臣未知將以為虛策乎將以求其實効乎以為虛策  
則後之縉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急賢  
如此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  
為名矣若以得人為務社稷之計為心則不宜待之如是  
也夫王者其尊集作道如天其威如神以諛集作聘問先之以  
禮貌接之造膝而言虛心以受猶恐懼殞越而不得自盡

其所懷况乎坐之階庭試以文字拳曲俯俛承問而上對  
乎且天下之事雖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  
宜聞知清問所不該文粹作說又贊文粹作而不得發強附之於篇考  
視者必以為餘煩又擯而不得進文粹作通矣陛下何惜一賜  
臣容足之地於冕旒之前使得熟數之乎可采則行之無  
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  
粗竭愚瞽儻陛下憐察其志而寬其誅賜之當一作異日之  
間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甚幸制策曰蓋  
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  
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道集作過矧惟寡  
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



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緯文武集作經武緯文以大其業

考古會極通教化之原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

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逮集作連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

勤如此集作切至也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為已之累而不以位

為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之也必在慢

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為國之經而不忘

夙夜求賢咨諫延及微士集作賤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

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

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殺禁暴則兵冝戢文

以經邦濟時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

義好士而尊儒斥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踐集作前

感明之理集作禮斯考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

必行屏近習之邪集作織佞進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

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披頸集作技

負之明斷非僻之緒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惟正之供

必有知法集作足信者必有知禮者坐集作出使足以盡情偽居

常足以助聰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曰以公卿大夫

講論正事史書其舉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

而謗焉濟濟之士為之股肱赴赴武夫為之爪牙此所以

未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

百執事來集作奉朝請而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

為陛下出諫喉舌者為誰乎為陛下爪牙者為誰乎日夕



侍起居燕遊

集作遊豫

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

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瓜牙不足以衛其何獻替之有

集作股肱不得而接何

如美夫

集作齋

麴殘之微

集作編

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

六柄

內膺腹

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貞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

憤而不能已者文粹作也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

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輔與論義理有

位于朝者咸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义其對以盡其

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惣

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

蠶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

衷有所不周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

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弱莫不欲遵

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

莊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

集作隅

常不脩

莫不欲禁人之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鑿豈無根源

者臣聞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

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已

集作以

正軌度

其流

集作信

怨已及物自誠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

截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

信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所

以有其意而無其効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



寡欲無為至誠所以遠風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  
以卑宮非食況未責殺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  
悅耳之言所以巧變當進也欲近莊士而惡拂心之慮所  
以忠直常疏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媿集作  
常不脩也欲禁人為非而法則集作不一所以抵冒常不  
息也則謬盤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効可  
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需必  
同滌瑕穢以道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  
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  
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  
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

樂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  
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丕變其倍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  
其門事繁而每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  
瑕穢而改行者未聞政之集作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  
改行率德慎集作明賞罰不濫集作滌瑕穢也故賞當善  
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  
遠罪而趨功集作則人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堯舜之所  
以蒞集作天下也夫賞罰皆集作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  
當咎孰甚焉集作見其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  
省之官王公之集作於國集作郡通於輿臺將帥之臣借  
緋紫而集作定官位集作而集作請名器均集作於土



芥操柄擅公天下此其所以害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

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犯未聞有一免獄而上集作于朝者

未聞有惡人而請于王集作者豈天下長吏盡如臯陶哉

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為制所怒則專殺君

常則臆斷人過且不知其所避而能自達不其難乎况乎

賦役之不恒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

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罪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

焉雖滌其瑕穢惠奸貸法而已又何為也伏惟陛下慎用

賞賞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矣慎用刑刑必當罪則天下

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僭濫不作富庶而教之川文粹作

審人而則廉恥自生如是則無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

又何足憂之哉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小惠未遍而

有司長吏或壅而未承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則物

力何懼乎不豐勞者何憂乎未艾乎陛下蠲田租以厚農

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

厭肥工執輕而仰給兵橫行而厚祿僧道無為而取資勞

苦頓瘁終歲之絕集作濱於死而為農者亦愚且少矣况

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橫賦隨長吏自為之

政乎若困工商老釋之邪末均集作田野布帛之徵稅禁

集作橫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積者如山矣臣

請再為陛下精言之夫賤瑰集作奇之貨斥雕琢之淫則

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教不煩則老

工



釋之流當屏矣且天下所以蕙蕙川文粹作馨馨然者豈非以兵

乎使稅之原厚集作而可行集作不可蠲徭役者豈非以商乎今

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此生集無

此二就其功則莫若臧而練之可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

兵者亦寡矣怙衆以固權位行貨集作賄以結恩澤因循鹵

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任集作事乎今若

特加申飭使之教閱簡拳勇秀出之才斥集作去屠沽負販

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

精乎又比者州府虛張名籍妄求供億盡沒其給以豐其

私今若核其名實糾以文法則五行之兵又可省其二矣

夫衆之虛曷若寡之實乎一則以疆兵一則以寬賦若江

淮州郡遠寇戍屬清平自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

以其輕費代征繇薄集作蕩逋懸然後慎擇長吏曲加綏撫

無集作不四三年則集作而家給而人和則橫暴不作賦歛自

均至理而升平矣尚何虞於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學以

振儒風而微言尚集作猶爵者蓋其所以集作由干祿而得仕

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誅集作

除其弊矣陛下督廢職以補維綱而立事之績未紀於庶

工者庶工二字集作實有司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法具而不行

諫諍之官溢集作備員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

公卿大夫則側合苟求集作容持祿養交為親戚計遷除領

簿籍而已興利之臣專以聚斂計數一有之不為務共理



之吏專以附上剝下為功君以為常漸以成倍標異而圭  
角者悔吝旋及和光而漏泥者富貴立頽雖陛下焦勞聰  
明如此之切至理何益矣伏請下明詔為畫一之法使居  
是官理是人職集作奉是法者必有明績然後許遷擢考功  
之殿最無敢阿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日進不能者日退而  
庶工立事之績將褒揚記述之不暇矣陛下備眾官以序  
賢俊而乏材之歎未輟於終食者猶奉集作由奉上者遷之太  
亟居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猶以為  
多也曲輪直桷各適其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曰幽昧  
凡陋而不可採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虛浮而不可用王文  
者則懼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懼朴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

為因依微賤之人則以為幽險上求之愈切下搜集作之

彌深夫士何負於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

如積鬱抑居集作在下一朝闕輔集作將相之職卿士集無士字大

夫之官求之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循環其

所已用者迺遷居上者不知格限無聞聲績或一時三集作

趨拜或再歲九集作四遷是以位高者當能也集作以是為適當然耳

是仕進之門常闔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權當途者五六人

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

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蓋從來已久因循如

是耳伏惟陛下曲集作申勅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知於

禮部吏部於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



次之位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最集作以懲

渝集作濫則周之以寧舜之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歎何

有於聖朝乎陛下謂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

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

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書集作節文周備纖悉然空

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主集

聖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不

可集作又何為也夫將直其技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

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令集作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

或有昔集作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澄

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

繁而愈失也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

經制漢之力集作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

庸集作無依率是編戶本為交易焉得貪集作富以補貧將

欲因循是曰集作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

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

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玄宗井田法

非脩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

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術集作得以聞一吏之

犯得以除由此致也是法之舉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贍

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吏川文粹而事為川文粹乎其

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政集作苟失職徒易其

六年刊



制處集作擾人歛怨而已矣集作制策曰取人惟其行不

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

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

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集作於良規者今之取

士以文學集作記讀為法其素履集作實行則無門而知

使由文學集作而進者徃徃犯奸賊集作為臬鏡此誠甚

弊也乾元以還版籍斯壞而所在游寄莫知所從集作伏

請勅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令著籍置鄉

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志自鄉升之縣自

縣升之州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弟盡育集作于京輦者

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弱其壯老發

言舉足云為趣進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參以才藝試其

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密集作資考之集作限

其章句之庸才資蔭之常調者宜仍舊貫四字集作賢能

之士則皆一作行臣嚮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賞必

行集無其法信焉可已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

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衆姓徵於前訓而可據設於當代

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

時禁動作之為害集無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

而懷生之願莫不躋仁壽之域矣捨此而不務殺胎毀

郊傷仁撓和而使諸集作之法正月五月九月斷天

下之屠歆蕃物產而祈福祐斯集作矣伏惟陛下動

下之屠歆蕃物產而祈福祐斯集作矣伏惟陛下動



遵月令垂集作訓可據之文事稽時三代易從之道施

之而不已執之而有恒則帝皇之美法於今日矣謹對

而其去言誠可也曰何大也以其言誠可也曰何大也以其言誠可也

之士頃昔一其言誠可也曰何大也以其言誠可也曰何大也以其言誠可也

其章回之辭本資類之常隨各宜以其言誠可也曰何大也以其言誠可也

用婚俎人之忌避為卦對不殊之密其言誠可也曰何大也以其言誠可也

言舉其云為賦賦甘曰何大也以其言誠可也曰何大也以其言誠可也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 策十四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二道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寶曆元年

問皇帝曰朕恭守憲祖中興之運穆宗紹寧之業寅畏兢

翼亦免荒墜諸侯忠上而奉職卿士循法而恪官四夷內

向兆人休息至於屬統垂文程示後代終有致人之意未

有理人之術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也又曰舜何人

也余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今

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予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憤悱悱

思所以奮者於日又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夫禮樂刑政



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射擊也將務乎阜天  
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  
約也將務乎愧心格取設防消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  
四人混處遷於異一作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  
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損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  
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賁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  
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  
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  
宋朕觀其書則拔群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  
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為史官詞  
志不能久於其事詔今作其事業歟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情供億

至衆而財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  
鰥弱者未贍必有其旨何以辨之無泛無畧無游說無隱  
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

舒元褒第三

對臣久訝今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堯舜  
禹湯之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而遠臣  
因靜索其源蓋由時君之所致也在禹以夏王桀以夏亡  
在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是古今有異耶直人事而已矣臣  
嘗病之願抱血誠而寫置於天子之前天路甚高無由上  
達所以卒歲於悒如抱沉痾天意似知臣有移時之術而  
能懇懇不已幸使臣不為霜露所薄而無犬馬之疾得遭  
遇陛下嗣位之日首以直言極諫微夫賢良方正之士而



虛心以問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行而一朝陛下盡能行之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不敢懼避願就湯鑊之誅願盡吐成敗利害之根願解天下元元倒懸之急也亦不枝蔓藻飾以為言上緣聖問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行之者而後言之伏惟陛下察其忠而諒其直實天下幸甚謹昧死上言制策曰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子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憤悱悱思所以奮者於日夕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者陛下首問及此有以見聖人思理之深也臣聞楊雄有希顏之言顏淵有慕聖之語皆謂生雖異代但行其道即其人也今

陛下蘊上聖之姿執大寶以御乎人夫寒暄發於咳噉生

死繫於喜怒其力與天地爭

一作同

大其財與泉源不窮臣

竊謂以此之力提五岳而塞乎四海也今賜策曰予竊不

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此乃陛下謙光之至也微

臣敢不拜舞稱賀條列而言乎臣聞三代之理以義化天

下其猶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聖之

姿常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張諫以規憂天下之憂樂天下

之樂未嘗枉一物而私其功也三代之後亦求其所理之

門何者足以立功而親人此道苟失在未嘗有思天下之

苦既不知其苦必輕用其所謂輕用者非謂日殺不辜

蓋以天下之力既困而上之用無節上之用無節則有轉



死溝壑之患生於無節足以爲生人之刀鋸也又有甚於此者則爵祿徧於輿臺威福生於左右刑罰不足法令不行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爲萬代之安以此求理何異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乎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理何者伏望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覆載以貞明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其照臨察逆耳之言則知其爲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爲邪諂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以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親其思黎民耕織之勤苦居宮殿思採伐之勤勞視嬪嬙思離之怨悵聲色遊宴悟伐性之言馳聘畋獵念垂堂之戒戢六軍無令恃寵抑近習無縱威

權無使有求恩之夕口無使有得幸之號無使內干外政無使中奪外權無垂以喜之賞無行遷怒之罰無求悅目之華無好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於三代矣况俯視二漢乎此則陶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又豈勞聖慮哉制策曰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禮樂刑政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慈之



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盡  
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自然上下交泰而天下之  
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自然和矣  
神人和則風俗自然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固非謂夫威儀升降鏗鏘  
拊擊也伏惟陛下舉三代禮樂而行之而不以形聲之爲  
貴則可以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而齊風俗刑政者國家  
之大典臣聞貞觀之理刑政甚明夫刑者期於無刑政者  
期於無政蓋以一人而齊天下能用之者則理不能用之  
者則亂刑設而不犯畫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  
也然後能去奸宄懲暴亂而養育黎人也然其患在於任

情奸惡遠近雷同雖堯舜不可爲理也况今人人自爲強  
禦欲其愧心格恥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今軍伍  
之人陛下之人也府縣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旣皆陛下之  
人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遊無賴之人不脩本業輸貨  
權酷苟求微利一入北軍張影附勢憑託附籍恣行克頑  
執憲與尹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罪主者則云彼越局  
而挫我也遂夸其威權以固護之持刑政者無由而禁徒  
有城狐社鼠之歎耳此陛下刑政不行於轂下况其遠者  
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開戶牖征徭權稅不本制條  
刑罪重輕率於曾臆此陛下刑政不行於內地况其遠者  
乎伏惟陛下明於用刑則可與期於無刑矣豈止於愧心



恥格乎率力爲政則可與期於無政矣豈止於設防銷微乎伏惟陛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天下之人有恥且格矣制策曰四人混處遷於異物歷代以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資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爲異物所遷今士之爲儒非不強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諛而䟽鯁直也農人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玕味而惡菲薄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朴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資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

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玕味則農無棄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夫矯弊在先原其本然後責其末何者制士人之祿使稍優寬農人之稅使加薄酌工人之庸使當直來商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脩其業矣復敢有爲異物所遷則陛下之刑政存焉制策曰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群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者臣聞元首以輔弼興理自古王者期建非常之業則必有非常之人



以佐之漢之高祖資蕭曹孝宣恩丙魏一則以創業一則以中興其道可得而知也漢祖起於布衣以有天下大敵未滅日月持乂蕭曹匡輔謀計居多所以覺其功業盛也孝宣起於人間霍光歿方親政事然霍光雖乘時之功不通經術非王者之佐弊政尤多丙魏乘弊之餘以竭股肱之任卒致中興所以覺其輔佐之勞也我太宗玄宗明聖之資海內從化而房杜姚宋當至理之代皆盡啓沃之力咸有匡輔之道主聖臣賢君臣道合是以貞觀開元與漢之功臣有異而兩朝功德事業光乎史冊陛下以拔群絕類之不相遠者臣嚮所謂主聖臣賢道合交泰正史氏無德而稱焉制策曰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

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鰥弱者未瞻必有其旨何以辨之毋泛毋畧毋游說毋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陛下終問及此有以見聖心憂勤之至也微臣敢有所隱而不盡言乎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夫欲墾闢多而財賦足者莫若勸人之務本務本在百姓樂其業而墾土以穀樹桑以絲此者疑作皆取之於厚地厚地之出如泉源焉豈有窮竭耶今捨此不務而欲墾闢之不惰不可得也今陛下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輒趨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後宮羅紈鉛紅一作綺者數千人日費數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



窮海陸之珍以京工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廝養之其芻粟朶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瑋瑁大具明珠莖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濱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有假於浮屠削髮惑衆而建立寺宇刻彫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姦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租厚剝其賦以媚於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此數者乃凶生人之力而竭

闕用之甚者陛下誠能慕乎茅茨之化繩浮屠惑衆之教抑姦吏賦歛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百民皆歸本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嬪嬙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哉故語有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爲陛下計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豈非擇才授任之不明歟遷轉課績之不覈歟今自三事及群有司皆有其官官有其祿考成在於歲滿則轉不知陛下何以選而致之哉臣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內外各用其人爲理而天下安寧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勞若此雖無闕員將何用哉其疑作甚失文王以寧



之謂也陛下何不各於其局而考其課績有其效者則升之無其效者則退之如此則尸素充員者鮮何憂乎家食而言困哉陛下以德澤屢降而鰥弱者未贍豈非方鎮之臣爲壅遏其恩者耶竊見今至守一作守之臣與聚斂之臣巧計萬端割剥生人膏血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爲非時之進富貴疑陛下恩澤於是有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羨餘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方圓不擾陛下百姓舉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吏節度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人以其祿俸自給尚且不足必重斂於人以繼之則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

求鹽鐵榷酤重叠籠稅託爲進奏般次相運水陸轉輸半入私家今天下之人流離棄業日益困矣而陛下無由知之雖仍降德澤德澤不流則鰥弱從何而贍陛下聞之得不爲少軫聖慮少動聖心臣竊料陛下將不忍聞也陛下倘察臣之言特回聖意一爲思之勅有司簿天下舊定之租賦禁奸臣非法之誅求減鹽鐵榷酤之繁稅絕天下無端之進奉如此則德澤自降天下之人自獲蘇息富而庶矣豈慮乎鰥弱之不贍哉然清問所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上言亦已盡矣陛下察而行之在陛下晉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而已何者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聖之重構自即位以來嘗日旰不視朝大臣憂懼百辟惴慄進



諫者詞旨懇切陛下既嘉其忠亦允其請然宰相卿士未  
有轉時之對則萬幾之重其關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  
之隔則堂上之遠豈止於千里哉雖陛下雄傑聰明極思  
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雖曰微賢良為直諫又何益於理  
故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推是而言  
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而致其由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  
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蓋由此也况今大弊未去其可忽之  
耶臣所謂大弊者在法吏之舞文權臣之弄柄朋黨連結  
貨賄公行以中外一作高權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輕於糞土公  
侯徧於頑駑恣行威福苛傷暴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  
糾雖陛下有天下之名而此輩乃害天下之實此弊不去

生人未安陛下必欲去其弊者拔其根本斥諛佞進忠賢  
早朝而宴退引宰相公卿詢訪天下之利病至於群有司  
皆使鯁直列侍而親決萬幾之務此乃聖帝明王理天下  
之術也伏惟陛下留神獨聽無惑於左右則四海九州幸  
甚微臣敢愛一身之死而不直乎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長慶元年策問見於亞之集

問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

多歷年所夫經盛聖之慮豈有遺登科記哉然猶好問察

言勤求賢士蓋以承天沈亞之集作挑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况

朕長於深宮涉道日淺繼後篇作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丞

人集作矜人詔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



未明所以詳求謹言以輔後篇集本不逮于大夫是宜發

所蘊蓄沃予虛懷極意正登科記詞勿有隱諱集作昔王

政之興後篇作昔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猶致於富強我

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後篇百王無堯湯之災積

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訛家無益藏公門儲蓄集

侍後篇卒乘之數貨弊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

生植後篇變於古歟固已揣摩必窮集作利病明徵未後

得失之漸具一作陳興盛詔令之暮且文武兼學登科記

以成功後篇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戀文粹本才

周可後篇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與

心難成考課登科記作難以成課集去秩集作無守輕

惰游指明共貫之方登科記斯合二途之利求言化理期

酌厥中施為或差得失斯遠將脩睦勸義集作則在下難

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偽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旌別比

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

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作

有後篇垂方宜陳取舍之端用明後篇真為之辨至於朝

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

取于大夫其勉之

此策問四百九十三卷重出今已削去

龍巖

對臣言臣少從師學講論載籍為皇為帝為王為霸之所

文苑英華

卷九十一



行理亂興衰之所由起迨壯歲而以身處窮賤又得農桑  
工賈之利病人情風俗之厚薄思願發於明天子之前  
鬱抑于中無因自致乃月正日陛下有事於南郊廻御丹  
鳳樓赦天下臣與百姓咸觀列在大陸之南祥風北來時  
聆德音乃聞有直言極諫之召私自快喜得進所志一作志可  
進於今日也今蒙陛下親策於赤墀之下懼所以燭理未  
究省躬未明乃使臣極意正詞勿有隱諱臣其敢不直不  
極而有闕陋哉臣生三十年實沐唐化恨無以自效於日  
月之下乃逢昌運獲進狂言願增天高以益地厚懇迫激  
切不知所裁謹昧死上對制策曰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  
泰霸道所立猶致於富強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

帝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雕詘家  
無蓋藏公闕儲蓄卒乘之數貨弊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  
代豈率土生植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失於今歟固已揣  
摩必窮利病明微末失之漸具陳興盛之謨臣聞以道化  
者皇以德教者帝以禮樂刑政理者王夫以處天下之尊  
舉四海之力爲皇爲帝爲王爲霸致之一也猶反掌之易  
而况人之誠僞時之厚薄必由上而下考乎帝王之道高  
不降於天厚不取於地遠不致於四夷師友輔弼而已矣  
師友輔弼豈有他求哉賢哲忠信而已矣是以古之聖帝  
明王念天地之無全功也不自尊其德仰日月之有薄蝕  
也不自是其明必求賢哲置諸左右然後德尊而益至臣



日獻其謨君日行之臣日聞其過君日改之其始也一善出於臣其終也百善歸於君以爲皇者師帝者友卒未聞師聖於皇而友明於帝後之王者其或不然臣有所獻或慮乎美歸於下是以言有所不聽臣有所替或慮乎惡彰於已是以過有所不去然則曰諫我之曲彼必正乎曾不知疾之在身必飲醫工之藥而醫工未必免病也飲其藥者或有效焉必待其筋力異於人顏色殊於衆而後飲其藥則疾之根本得不爲深乎今陛下邁皇帝之聖輔弼有師友之賢所謂聖賢相逢而上古之理可得而致猶慮乎人人未蕃庶俗尚雕訛則理不優於三王德不超於五帝其致之哉誠有道焉臣願陛下詳觀典圖舜禹所以待夔

契者何如哉貞觀所以任房杜者何如哉開元所以用姚宋者何如哉其所以致堯舜成湯文武之名貞觀開元之理何如也今陛下自即位以來舜禹之心已刑於四海矣陛下尊敬師傅拔用忠賢謫棄奸貪發散滯積皆舜禹之心也臣願陛下尊敬之不廢其道拔用之不廢其言謫棄之今勿復之散發之今勿歛之夏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能終之又何憂蓋藏不贍於下人儲蓄有闕於公府鑄鋒銷鏑卒乘之數可減於後事薄賦節用貨弊之資可益於前代未失之漸莫甚於賢不任而政不脩興盛之謨莫先於復開元而履貞觀則三代之康泰可翹足而致彼五霸富強之術安足爲陛下道哉制策曰且文武兼學



以成功士農迭居以豐以饒以給足以懸本才周可以應  
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兼用使令從事異心難成考課去  
秩無守輕爲惰游指明其首之方訢合二途之利者臣以  
爲文武之道雖不同士農之業雖各異而要歸於脩其職  
業而濟於時也今之所謂文者何哉文采而已所謂武者  
何哉騎射而已欲求兼學其可得乎經緯古今文之業也  
用之於武武之德也禁暴戢兵武之業也用之於文文之  
輔也不脩其本而事其末欲求其備其可得乎今苟各視  
其才以授其任亦可以濟天下之務矣是以仲尼有四科  
以廣其道漢高有三傑以成其功所以不求備於人故能  
創業於前代垂教於無窮者也士農迭居以豐業今所以

輕爲惰游者國家自幽薊兵興人無土著士者農者遷徙  
不常慕政化則來苦苛暴則去祿有厚薄在桑上不均則  
知去秩者無守不爲惰游者何所歸乎陛下端心克已於  
上任賢使能於下則文武各得其任士農各安其業矣寧  
慮家有不給才有不周之患乎制策曰未言化理期酌厥  
中施爲或差得失斯遠將脩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  
馳情則人心益僞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之義敷  
詳忠厚之道陛下以脩睦勸義爲念而以難知益僞爲慮  
豈耳目之臣未盡得賢乎何憂歎之深也自中代已降淳  
朴既漓賢不肖混淆美惡不分臣以爲天下之事統而計  
之善而不可以爲善者十



一二焉其間六七之多也法人之法法令脩明則賢人多也懲勸不精則貪冒衆矣必在士有所施行而在下有所承流者乎且陛下左右惟賢所進惟賢則四目明四聰達不難知矣陛下左右非賢所進非賢則偽行豎偽言辨心益偽矣今陛下必擇忠賢居之左右以爲耳目以爲腹心矣任忠賢所進者復何疑乎誠若是則管夷吾鮑叔牙友進之不爲比和奚和午父進之不爲私是在陛下有所任之而已制策口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詰理而行則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明彰一作真偽之辨者陛下清問及此非念切求賢取士之道乎夫求賢取士所以備官也設官所以分理

衆務也夫得一尺之木將斲以用之必使匠者有一塊之土將埏而器之必使陶者今陛下選人以仁天下皆歸於仁矣選人以義天下皆歸於義矣夫理天下者必以仁與義矣今朝廷用人不以仁而憫默低柔進人不以義而因循持疑言有不符於行才有不足於用矣陛下雖欲精五事五事何術而精雖欲法九徵九徵焉得而法若是求衆務之理者是以材與陶以士與匠而求器用之得也不亦難乎今朝廷開取士之門不爲不廣其中選擇精詳望爲俊彥者通於進士中其之重擢清秩選於是者十八九誠有才有器亦盡萃其中而所采者浮華之名所習者雕蟲之技是以主教人之術官牧守者不知疾



病之源豈其有餘乎之智乎蓋藝非而職異也臣聞古者有善事之者不測變化無窮而能節其嗜欲察其動息而制之無所不得者蓋代襲其官述脩其業也楚人之乘舟冀人之乘馬豈盡性哉必習而善矣今縱未能大更其事苟明殿最考績之科驅天下之人於脩劾飭行之地假如任某官著某行立某事舉某善雪其冤必擢而遷之又能著某行立某事舉某善雪其冤又擢而遷之蔑然無聞不待罪而黜之則下無蔽善黨惡之情矣下無蔽善黨惡之情則賢者不造於朝廷復何往也安有言行相乖才望不稱者乎制策曰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者

臣陳帝王之道於前矣陛下又垂問以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豈不欲躋人於善道補政之闕遺哉臣又陳取士任賢之道矣陛下誠能任賢於上待人於下朝廷豈有闕而不脩四方焉有弊而不去何必備繁細之事以干聰明者矣夫有天下者莫不欲使人富使人壽使人遷善使人無惡統四夷於荒外正百事於朝廷夫欲人之富莫若厚耕殖欲人之壽莫若和陰陽欲人遷善莫若明勸賞欲人無犯莫若慎刑罰服四夷莫若清文德正百事莫若任忠賢忠賢不任雖日親農務百善未得而正文德不脩雖日致干戈四夷其得而服農務百善未得而正文德不脩雖日致干勸賞未明雖日致千人奸盜其得而止



莫得而和浮屠未盡之害而厚此六者政之大端也伏惟陛下念之抑其之艱行之惟艱陛下懼化之未光懼德之未著一易之行星衆政之有乖訪遺闕於下臣張條目於清問九前強對者備陳所得則陛下知之不難矣在行之何如耳臣又以天下之事小大萬端陛下深居九重廣有四海安得勞心神於思慮之外極聖明於視聽之表臣願陛下爲一事必師於古行道必法於天明日月之光正星辰之位降雨露之澤振雷霆之威內得夔龍掌萬機之務外選方召視百事之成利於上者必慮於害人擇疑作於志者必求諸非道則天下之望慰微臣之志塞矣謹對



